黃帝內經素問

黃帝內經素問卷之四

錢塘張志聰隱菴集注
同學朱長春永年參訂
門人徐永時公遐校正

三部九候論篇第二十

黃帝問曰。余聞九鍼於夫子。衆多博大。不可勝數。余願聞要道。以屬子孫。傳之後世。著之骨髓。藏之肝肺。歃血而受。不敢妄泄。離合眞邪論曰。余聞九鍼九篇夫子乃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篇。余盡通其意矣。此蓋言先立鍼經八十一篇。論九鍼之道。然衆多博大。不可勝數。故願聞要道。要道者。

以神藏五。合形藏四。以應九候也。故日者之骨髓者。藏之深隧也。藏之肝肺者。知血氣之診也。歃血而受者。藏之于心也。不敢妄泄者。藏之于中也。盖必先定五藏之神。而後知死生之分。察病之所在。以調其虛實。故曰凡刺之真。必先治神。五藏已定。九候已備。後乃存針。

令合天道。必有終始。上應天光星辰歷紀。下副四時五行。貴賤更互。冬陰夏陽。以人應之奈何。願聞其方。岐伯對曰。妙乎哉問也。此天地之至數。

此篇首論九鍼九候之道。九鍼者。天地之大數也。始於一而終於九。故曰。一以法天。二以法地。三以法人。四以法時。五以法音。六以法律。七以法星。八以法風。九以法野。大聖人之起天地之數也。一而九之。故以立九野。九而九之。九九八十一。以起黃鐘數焉。以鍼應數也。一者天也。天者陽也。五藏之應天者肺。肺者。五藏六府之蓋也。皮者。肺之合也。人之陽也。二者地也。人之所以應

土者肉也三者人也人之所以成生者血脈也四者時也時者四時八風之氣也五者音也音者冬夏之分分于子午陰與陽別寒與熱爭陰陽相搏也六者律也律者調陰陽四時而合于十二經脈也七者星也星者人之七竅也八者風也風者人之股肱八節八正之虛風八風之邪合于骨節於[illegible]之間故九者野也野者人之節解也[illegible]之則也[illegible]人[illegible]之王數[illegible]應天光星辰歷紀下副四時五行[illegible]之九[illegible]九竅三部九候[illegible]貴賤更互者[illegible][illegible]行之氣以日者錯貴而相背為賊也冬陰夏陽者[illegible]之[illegible]所謂[illegible]細懸絕者陰下冬躁[illegible]喘暴為陽王夏也帝言九鍼之道以通其意于鍼經今願聞簡要之道是以伯答三部九候之上三部九候為之原九鍼之道不必存矣是以鍼解篇之人皮應天人肉應地人脈應人人筋應時人聲應音人陰陽合氣應律人齒面目應星人出入氣應風人九竅三百六十五絡應野故靈樞九鍼論之多有不同蓋靈樞論十二原本經以三部九候為原也

帝曰願聞天地之至

數合於人形血氣通決死生爲之奈何六節藏象論曰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陰陽其氣九州九竅皆通乎天氣岐伯曰天地之至數始於一終於九焉始于一終于九者天之數也曰天地之至數者言天包乎地地氣通于天也故曰令合天道一者天二者地三者人因而三之三三者九以應九野一者奇也陽也故應天二者偶也陰也故應地三者參也故應人因三才而三之則爲九以應九野九野者九州分野上應天之二十八宿也○本乎天地天以應皮地以應肉人以應血脈一部之中有皮有肉有血脈有合于四時五音六律七星八風九野是爲九九八十一也故人有三部部有三候以決死生以處百病以調虛實而除邪疾人有三部部有三候者三而成天三而成地三而成人也決死生者觀其形氣別其陰陽調其

血脈榮其前哉以知風生之眼也處有病者決衆陰陽矣然虛實之有病也調虛實者實則瀉之虛則補之也除邪疾者去血脈除邪風也

帝曰何謂三部岐伯曰有下部有中部有上部部各有三候三候者有天有地有人也必指而導之乃以爲眞夫人生于地懸命于天天地合氣命之曰人是以一身之中有三部一部之中而各有天地人不加三部者陰陽不別天地不分以直爲庶以邪爲眞絕人長命予人夭殃故必指循三部九候之盛衰而調之乃以爲判去之眞

上部天兩額之動脈在額兩分上循于頂足太陽膀胱脈也太陽爲諸陽主氣故主上部天

上部地兩頰之動脈在鼻兩旁近于巨髎之分足陽明胃脈也二陽之氣而主土故爲上部地

上部人耳前之動脈在耳前曲車下陷中手太陽小腸脈也夫心主血而小腸爲之使人之所以生成者

血脈也。故主上部人。此陽氣之在上也。○朱永年曰。天主氣。足大陽為諸陽主氣也。地應內。足陽明胃土之主肌肉也。人主血脈。手太陽與少陰相為表裏也。

中部天。手太陰也。兩手氣口之動脈。手大陰脈也。五藏之應天。天者肺。然藏為陰。故主中部天。○徐公遐曰。中部天。故能主周身之氣。

中部地。手陽明也。在大指次指岐骨間合骨之分動應手。手陽明大腸脈也。陽明居中土。故主中部地。

中部人。手少陰也。在銳骨端之動脈。手少陰心脈也。三以候人。人主血脈。心藏血脈之氣。故主中部人。

下部天。足厥陰也。在毛際外氣衝下五里之分。動應于手。足厥陰肝脈也。厥陰為陰中之少陽。主春生之氣。故主下部天。

下部地。足少陰也。在足內踝後太谿之分。動脈應手。足少陰腎脈也。腎為牝藏。而居下。故主下部地。

下部人。足太陰也。在魚腹上越筋間箕門之分。動脈應手。足太陰脾脈也。脾為陰藏而居中。故主下部人。

故下部之天以候肝。地以候腎。人以候脾胃之氣。

下部之三候。以候腹下之三藏。[illegible]合人一[illegible]日上部地。以候陽明之氣。蓋復以下部地而候胃氣。卯日所謂陽明者。胃之悍氣。上衝[illegible]循首上走空竅。下客主人。合陽明。循下人迎。此[illegible]別走于陽明者也。所謂胃氣者。乃水穀之精和之氣。與陽熱悍悍之氣有別。故以下部之脾脈候之。綱絡本[illegible]夜[illegible]傷其諸經。其義有別。及然察各氣血。皆由胃氣之所生。故復以脾脈候胃。蓋日脾之本脈亦[illegible]候胃氣也。日脾與胃以膜相連。當脾相應耳。是以合胃以胃脈之共陽而候脾氣。其所以脾脈之候胃者。以胃氣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帝曰。中部之候奈何。岐伯曰。亦有天。亦有地。亦有人。天以候肺。地以候胸中之氣。人以候心。

肺居乾金而主氣。故天以候肺。心主血脈。而居肺之下。故人以候心。胸中。膻中也。宗氣之所聚也。宗氣者。陽明

水穀之所資生故地以候胸中之氣此以中部之二候以候膈上之二神藏中土之二形藏焉○張二中曰地以候胸中之氣者言中部之候亦兼候陽明之胃氣也今始知三部之中而皆有陽明之胃氣焉

帝曰上部以何候之岐伯曰亦有天亦有地亦有人天以候頭角之氣地以候口齒之氣人以候耳目之氣太陽爲諸陽主氣其經脈上額交巔會于腦出于項故天以候頭角之氣足陽明之氣胃府之所生也其脈起于鼻交頞中上入齒中還出挾口環唇下故地以候口齒之氣手太陽少陰心藏之府也其經脈上目銳眥入耳中爲聽宮故人以候耳目之氣此以膺喉頭首以候三形藏陽藏之氣在上也○朱永年曰陽明之脈起于鼻交頞中手太陽之脈抵鼻足上部之三候以候耳目口鼻之七竅者亂所謂七者星也星者人之七竅也今腰尻下竅共爲九竅故曰其氣九州九竅皆通乎天氣按鍼解篇曰

人齒面目應星。蓋謂人面有七孔。以應七星也。三部者。各有天。各有地。各有人。三部之中。而有九候。三而成天。三而成地。三而成人。九候之中。而各有三焉。三而三之。合則為九。九分為九野。九野為九藏。
兼三才而三之。合則為九。九分為九野。九野者。言身形之應九野也。左足應立春。左脇應春分。左手應立夏。膺喉頭首應夏至。右手應立秋。右脇應秋分。右足應立冬。腰尻下竅應冬至。六府膈下三藏應中州。凡此九者。以候藏府陰陽之氣。故九野為九藏。○按星書。立春應天文箕尾分野。禹貢冀州之域。春分應天文心房分野。禹貢徐州之域。立夏應天文翼軫分野。禹貢荊州之域。夏至應天文井鬼分野。禹貢雍州之域。立秋應天文參井分野。禹貢梁州之域。秋分應天文奎婁分野。禹貢兗州之域。立冬應天文危室分野。禹貢青州之域。冬至應天文斗牛分野。禹貢揚州之域。中州應天文張柳分野。禹貢豫州之域。故以身形

應九野。九野而合九藏。九藏外通九竅。九野外合九州。而皆通乎天氣。是以兼三才而三之。合為九。九九之數。下經云。人生有形。不離陰陽。天地合氣。別為九野。分為四時。即此義也。故神藏五。形藏四。合為九藏。神藏者。心藏神。肝藏魂。肺藏魄。脾藏意。腎藏志也。形藏者。胃與人腸小腸膀胱藏有形之物也。夫五味入口。藏于腸胃。味有所藏。以養五氣。氣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是五藏之神由腸胃津液之所生也。胃主化水穀之津液。大腸主津。小腸主液。膀胱者。津液之所藏。故以四府爲形藏。而人之陰陽氣血。流注經脈。皆由此九藏之所生也。五藏已敗。其色必夭。夭必死矣。夭。死色也。言五藏之府氣。由形藏之資生。乃色之外榮。由五藏之所發。此以九藏九候之氣。而後歸重于五藏之神氣焉。○帝曰。以候奈何。岐伯曰。必先度其形之肥瘦。以調其氣之虛實。實則寫之。虛則補之。必先

此候形氣以决死生

去其血脈而後調之。無問其病，以平為期。候者，候三部九候之脈而刺之也。肥人者，血氣充盈，膚革堅固，其氣濇以遲，刺此者宜深而留之。瘦人者，皮薄色少，血清氣滑，易脫于氣，易損于血，刺此者宜淺而疾之。實者，邪氣盛也；虛者，精氣奪也。寫者迎而奪之，補者追而濟之。夫血脈者，除宛陳也。蓋凡治病必先決其血，乃去其所苦，然後寫有餘，補不足。無問其病之何否，必候其氣至和平，而後乃出其鍼也。

◯帝曰：決死生奈何？岐伯曰：形盛脈細，少氣不足以息者危。夫形充而脈堅大者順也，形充而脈小以弱者氣衰，衰則危矣。形瘦脈大，胸中多氣者死。鍼經曰：病而形肉脫，氣勝形者死，形勝氣者危。蓋形瘦者，正氣衰也；脈大者，病氣進也；胸中多氣者，氣勝形也。氣勝形者，邪氣盛而正氣脫也。形氣相得者生。天之生命，所以立形定氣，形氣和平，是為相得。參伍不調者病。

三部九候候氣故曰候頭角之氣候脾胃之氣上下左右論脈故曰左右之脈

血氣生于中焦故獨重于中部

此即獨大獨小獨疾獨徐之意。此總言其三部九候不調者病。下節分言之。以知病之所在。

皆相失者死。皆相失者。非止于參伍不調矣。此藏府陰陽之氣皆病故死。

上下左右之脈相應如參舂者病甚。夫脈之來去。隨氣降升。是以九候之相應。上下若一。如參舂者。言脈之上至下去。左至右去。有如舂者之參差。彼上而此下也。此因邪病甚而且為邪傷故也。

上下左右相失不可數者死。如參舂者。止言其來去之分不相失。不可數者。謂其至數之錯亂。此邪病更甚而正氣將脫故死。

中部之候雖獨調。與眾藏相失者死。中部天主氣。中部人主血。中部地主胸中之宗氣。夫上下左右之脈交相應者。血氣之循環也。藏府之脈。各[illegible]而會于手太陰者。宗氣之所通也。如中部之候雖獨調。與眾藏相失者。不得中焦之血氣以資養故死。

中部之候相減者死。上節論失其旋轉相生之機。此

言中焦之生氣化流日內陷者死。日者，五藏六府之精也。上節言中焦之根本衰微，此復言藏府之精氣消滅。

〇帝曰：何以知病之所在？歧伯曰：察九候獨小者病。獨大者病，獨疾者病，獨遲者病，獨熱者病，獨寒者病，獨陷下者病。夫九候之相應也，上下若一，不得相失。一部獨異，即知病之所在。府藏各當之大小，大小之脈象也。疾遲者，脈之遲數也。熱寒者，三部皮膚之熱寒也。陷下者，沉陷而不起也。下文曰上下左右，知其寒熱何經所在。亦以九候之分部而知其所苦。以左手足上，上去踝五寸按之，庶右手足當踝而彈之，此候生陽之氣，以知邪之所生也。諸陽氣者，太陽之所主也。根結篇曰：太陽為開，開折，則肉節瀆而暴病起矣。故暴病者取之足太陽。視有餘不足。瀆者，皮膚宛焦而弱也。是以知病之所在。而又當候太陽之氣焉。衛氣篇曰：足

太陽之本。在踝上五寸中。而氣在腘者。止之于氣街與承山踝上以下。必先按而在久。應于手。乃刺而予之。按承山乃足太陽穴。在外踝上七寸。故以左手于病者足上。上去踝五寸按之。是在承山之以下矣。庶右手于病者足上。當踝而彈之。蓄以左手取脈。庶右手得以在下而彈其應過五寸以上。蠕蠕然者不病是更過踝上五寸。而及于承山矣。故曰踝上以下。必先按而在久。踝上者。謂去踝五寸以上。而及于承山以下者。謂承山以下。而至去踝五寸之間。蓄以左手之三指。下踝上五寸承山以下。以候太陽之氣。以察病之死生。故下文曰。足太陽氣絶者。其足不可屈伸死必戴眼。蓄九鍼之要候氣爲先。足太陽爲諸陽主氣也。

其應過五寸以上。蠕蠕然者不病。其應疾中手渾渾然者病。中手徐徐然者病。

[illegible]主聲蠕而兖切○蠕蟲微動貌。氣之和也。其應疾而中手渾渾然者。急疾而太過也。徐徐然者。氣之不及也。故皆主病。

其應上不能至

五寸彈之不應者死。上氣絕於下故不能上通也。是以脫肉身不去者死。是以者，承上文而言。脫肉者，皮肉宛焦而弱也。身不去者，關折而不肯行于世也。言正氣病而肉脫，邪留于身而不去者，死也。中部乍疎乍數者死。天門之氣者，亦人之生陽，不營氣調者，乃後人不說之損氣。中部乍數乍疏者，中焦之生氣欲亡也。其脈代而鉤者，病在絡脈。夫血脈生于心而循于脾，代乃脾脈，鉤乃心脈，是復中則多見于中部者，候中下。由之生氣如病在絡脈者，其脈代而鉤也。九候之相應也，上下若一，不得相失。一候後則病，二候後則病甚，三候後則病危。所謂後者，應不俱也。夫人生有形，血氣則天地合，氣別為九野，故以九候之相應也。上下若一，不得相失。一候不應，是天地人之氣失其一矣，故主病。二候後不應，是三部之中，失其二矣。

故主病甚。三候後不應。是三者皆失。故主病危。察其府藏。以知死生之期。府為陽藏為陰。知陽者。知病之所從來。知陰者。知死生之期。必先知經脈。然後知病脈。知經脈之死生出入。而後知病脈之所從來。詳經脈別論。真藏脈見者勝死。真藏脈見者。至其所勝剋之日時而死。足太陽氣絕者。其足不可屈伸。死必戴眼。此復結上文其應上不能至五寸彈之不應者足太陽之氣絕也。足太陽主筋。陽氣者。柔則養筋。是以太陽氣絕。筋攣急而足不可屈伸。太陽之脈起于目內眥。為目上剛。脈系絕。故死必戴眼。張二中云。足不可屈伸。太陽之氣絕也。死必戴眼。太陽之脈絕也。

○帝曰。冬陰夏陽。奈何。岐伯曰。九候之脈。皆沉細懸絕者為陰。主冬。故以夜半死。盛躁喘數者為陽。主夏。故以日中死。此復問冬

以死而中分之故以五分晦晝

平旦日夕即二分之時日中夜半即二至之時日乘四季即四季之月上期總

陰並陽以人應之奈何按九鍼篇曰五音者音也音者冬夏之分分于子午陰與陽別寒與熱爭兩氣相搏也蓋言冬至之于陰之極也陰極而一陽生陰氣始下夏至之于陽之極也陽極而一陰生陽氣始下是陰陽之氣分于子午也平分二時陽氣由上陰氣直下秋分之時陰氣由上陽氣由下是陰陽離別也以熱者陰陽之氣也陰陽分別而從合故寒與熱爭而兩氣相搏也此言二部之中有天地陰陽時五行之氣若九候之然則九候無陽氣之和此爲陰而于冬故死于夜半之時如盛燥喘數而無陰氣之和此爲陽而于夏故死于日中之午皆陰陽偏絕之爲害也

是故寒熱病者以平旦死熱中及熱病者以日中死病風者以日夕死病水者以夜半死其脈乍疏乍數乍遲乍疾者日乘四季死

是故者承上文而言也寒熱病者陰陽相乘而爲寒爲熱也本經云因于露風

言陰陽此節分為五氣以五氣而合陰陽者為七診

此重在氣而不在血脉

說重在氣而不在和邪

旨風氣曰經月曰病曰身中之風水

乃生寒熱病風者。亦為寒熱病也。平旦日夕。係陰陽兩分之時。寒熱者。乃陰陽兩傷之病。是以應時而死。熱中熱病者。陽盛之極。故死于日中之午。病水者。陰寒之邪。故死于夜半之中。土位中央。王于四季。其脉作疎作數。作疾作遲。乃土氣敗而不能灌溉四藏。故死于辰戌丑未之時也。形肉已脫。九候雖調猶死。形歸氣。氣生形。形氣已敗。血脉雖調猶死。意言七診之死。因氣而見于脉。非血脉之為病也。故下文云其脉候亦敗者死。七診雖見。九候皆從者不死。七診者。邪沉細懸絕。盛躁喘數。寒熱。熱中。病風。病水。土絕于四季也。九候皆從者。謂上下若一。無獨大獨小也。所言不死者。風氣之病。及經月之病。似七診之病而非也。故言不死。此言七診者。乃陰陽之氣。自相分離。是以應時而死。若因邪病而有似乎七診者不死也。風氣之病。病風也。病風而陰陽相離。期以旦夕死。如病風而陰陽和平。九候若一。不死也。

白以塞水大
以急経
上真平脈篇
之策以消飾
死之謂歟

疾者大過
皆不及大過
者病在外不
及者病在内

也。病水而沉細懸絶。期以皮半死。病
九候皆從不□也。蓋言七八之死。死
因邪死也而有七胗之□其脈候亦敗者
後中明

死矣。必發噦噫

其敗脈也

必審問其所始病與今之所方病而後各切循其脈。視其經絡浮沉以上下逆從循之。新病者。病久而深也。方病者。新受之邪。病之淺也。各切循其脈者。切其病之在陰在陽在藏在脈也。夫病久者。其脈沉而逆。多病者。其脈從而浮。故當視其經絡浮沉。以上下之逆從循之。

其脈疾者不病。其脈遲者病。脈不往來者死。皮膚著者死。夫邪傷經脈。則脈數疾。故其脈疾者。知不

言七胗之病。病繫陽氣之分離。不因邪病而死。

病在七胗也。陰陽氣受傷。則其脈遲。故脈遲者。邪其病在七胗也。脈不往來者。有七胗之病。而脈候亦敗也。皮膚著者。病久而肉脫也。根結篇曰。皮膚薄著。毛膚夭焦。于之期死。此言方病而傷于形身經絡者不死。病久而傷五藏陰陽之氣者死。故曰經病者治其經。孫絡病者治其孫絡血。若五藏陰陽之氣已絕于內。而欲以鍼石治其外者。未之有也。○帝曰。其可治者奈何。岐伯曰。經病者治其經。孫絡病者治其孫絡血。靈樞經曰。經脈爲裏。支而橫者爲絡。絡之別者爲孫絡。言病在經者刺其經。病在孫絡者。去其孫絡血。蓋病在孫絡。其血出入。故當出其血而寫之。血病。身有痛者。治其經絡。血病者。邪傳舍于絡脈。在絡之時。痛于肌肉。故身有痛也。蓋言病在經之深者治其經。病在孫絡之淺者。治其孫絡。病有經絡淺深之間而痛及于肌肉者。亦其經與絡也。其病者在奇邪。奇邪之脈則繆刺之。

不從外內，中風之病，故瘦留着也。

奇邪者，邪不入于經，流溢于大絡而生奇病也。夫邪客大絡者，左注右，右注左，上下左右，與經相干，而布于四末。其氣無常處，不入于經俞，故宜繆刺之。繆刺者，以左取右，以右取左也。

留瘦不移，節而刺之。

留瘦不移者[illegible]若下骨[illegible]故刺于節而刺之者[illegible]邪之[illegible]留[illegible]者。命其所也。

上實下虛，切而從之，索其結絡脈，刺出其血，以見通之。

此言實邪結[illegible]謂之[illegible]謂之自已也。[illegible]虛而下[illegible]者此之有結絡盛加于大絡，令之下通，視而寫之。此所謂[illegible]結也。注以上實下虛者，有與絡盛加于經，以其上下不通，而有脈實也。切而從之者，切其脈結之所在而從之也。索其結絡者，索其橫絡之結，而刺出其血。以見通之者，視而寫之也。以上言病在經脈者，爲可治也。

瞳子高者，太陽不足。戴眼者，太陽已絶。此決死生之要，不可不察也。

夫九鍼九候之

心為牡藏小腸為之使

本輸篇曰足之三陽上合于手者也

道。貴在神與氣。心藏神而為陽中之太陽。皆為生氣之原。而膀胱為之表裏。是以獨候手足之太陽者。太陽主諸陽之氣也。騎于高者。乃太陽之神氣不足。蓋手太陽之脈。上頰至目銳眥。其支者。抵鼻至目內眥。虛則經氣急而瞳子高大矣。足太陽之脈。起于目內眥系氣絕。故死必戴眼戴然。手足之經氣。交相貫通。于經之不足。緣生氣之衰微。如生氣脫于下。手太陽先絕于上矣。故虛于上者。宜補之。絕于下者為死證。所謂不數者。其學發然取者共音嘛

手指及手外踝上五指留鍼。

此復申明騎于高者。太陽不足于上也。手太陽之脈、起于小指之端。循手外側、上腕。出踝中。外踝上者。在手外側踝上也。五指者。在第五之小指也。言太陽不足。當于手指及外踝上之後谿。五指之少澤上。皆留鍼以補之。蓋候足太陽之氣者。于足上去踝五寸而瀉之。補手太陽者。當于手外踝上五指而取之。此手足之經氣。交相貫通。先不足于上。而後絕于下也。

○張二中曰。寫者出血。補者留鍼

脈乃血氣之
府氣之別當
血液為汗故
亦問脈所作
皆須喘耳

凡恐作三因
不行六氣
四系之
言自氣生始
之本論
經氣之有別

經脈別論篇第二十一

言經脈病脈之各有分別

黃帝問曰。人之居處動靜勇怯。脈亦為之變乎。承三部九候論至血氣形志篇與[illegible]之[illegible]前後相符止此篇與藏氣法時論[illegible]異別以上篇章旨乃九候論之所謂必先知經脈也後知病脈藏氣法時論章旨乃九候論之所謂察其府藏以知死生之期蓋九鍼九篇九九八十一篇論在經內此復論三部九候之法故必先知經脈生知之而後知九候之病脈知五藏生死之理而後知死生之期故設此二問　岐伯對曰。凡人之驚恐。恚勞動靜。皆為變也。言人之居處安靜其氣和平自有常之脈如動作過用則變而為病脈矣。是以夜行。則喘出于腎。淫氣病肺。腎屬亥子而氣王閉

受自筋骨五藏之外今也故亂知其情以識診法

藏夜行則腎氣外泄。故喘出于腎。腎爲本。肺爲末。腎氣上逆。故淫傷于肺也。大喘屬肺。謂又曰陽明厥則喘。汗出于肺主之皮毛。而生于胃府之津液。此章首論喘。大論汗者。言經脈榮衛生于胃府水穀之津。而通會于肺氣。是有經常之理。如勞動過傷。則五藏氣逆。而脈亦爲之變。故先論其變。而後論其常焉。有所墮恐。喘出於肝。淫氣害脾。墮則傷筋。筋即爲肝。故喘出于肝。木勝土。故淫氣害脾。有所驚恐。喘出於肺。淫氣傷心。驚則氣亂。故喘出于肺。肺者心之蓋。故淫氣傷心。度水跌仆。喘出於腎與骨。跌則傷骨。骨即腎。故喘出焉。○徐公遐曰。腎生骨髓。髓生肝。骨者腎之精氣所注。末言骨者。則五藏之生氣可類推之。當是之時。勇者氣行則已。怯者則著而爲病也。言此數者。皆傷五藏之氣。勇者逆氣已過。正氣復順。怯者則留着爲病。而見病脈矣。故曰。診脈之道。觀人勇

怯。骨肉皮膚，能知其情，以爲診法也。夫氣有勇怯，腠有疎密，皮膚有厚薄，骨肉有堅脆。能知其情，以爲診法之要。

故飲食飽甚，汗出於胃。汗者水穀之津液。飽甚則胃滿，故汗出焉。

驚而奪精，汗出於心。血乃心之精，汗乃血之液。驚傷心氣，汗出于心，故汗奪精。經云：奪汗者無血。

持重遠行，汗出於腎。持重遠行則傷骨，故汗出于腎。

疾走恐懼，汗出於肝。[illegible]能傷，故汗出于肝。

搖體勞苦，汗出於脾。勞傷四肢，故汗出于脾。

故春秋冬夏，四時陰陽，生病起於過用，此爲常也。四時陰陽，自有分常，血氣循行，各有調理。如動作失傷，則血氣妄逆而生病。此自然之理也。口問篇曰：百病之始生也，皆生于風雨寒暑，陰陽喜怒，飲食居處，大驚卒恐，則血氣分離，陰陽破散，經絡厥絕，脈道不通，陰陽相逆，衛氣稽留，經脈空虛，血氣不次，乃失其常。是以驚

天庵按肝之血所灌至也散精下引以養脈外之血

恐恚勞。動作。飲食。以致當汗出者。皆使氣血不次。脈道失常。故欲知經度之循行。先識變常之逆氣。○徐公退曰。喘汗之證。乃經氣逆行。故首提曰脈亦為之變。又曰。能知其情。以為胗去

○食氣入胃。散精於肝。淫氣於筋。

肝者土之勝。制則生化。故散精于肝。肝者筋其應。故淫氣于筋。經曰。穀入于胃。脈道乃通。血氣乃行。是榮衛氣血。皆水穀之所資生。而水穀入胃。各有淫散輸轉之也。故又必先知經脈生始之原。而後知病脈也。

食氣入胃。濁氣歸心。淫精於脈。

經曰。受穀者濁。胃之食氣。故曰濁氣。胃絡上通于心。故入胃之食氣。歸于心。子令母實也。心氣通于脈。故淫精于脈。○倪高曰。穀始入于胃。其精微者。先出于胃之兩焦。以溉五藏。別出兩行榮衛之道。其大氣之搏而不行者。積于胸中。命曰氣海。出于肺。循喉嚨而司呼吸。又曰。穀入于胃。乃傳之肺。五藏六府。皆以受氣。所謂先出于胃之兩焦者。入胃之穀。宗先下淫于肝。上歸于心肺。以次五臟氣。此章論經脈之道

由水穀之精以灸府藏府藏之精所丁乳脈氣口成寸以決死生所謂五藏皆稟氣于胃而至于手大陰也其別出兩行之榮衛與宗氣又尚別論同志者當細玩諸經體認明白

脈氣流經經氣歸於肺肺朝百脈輸精於皮毛

脈氣者水穀之精氣而行于經脈中也經大經也言入胃之穀氣先化氣于脈百脈之[illegible]氣總歸于大經經氣歸于肺是以自脈之經[illegible]付中寸肺也肺合皮毛故後輸精于皮毛

毛脈合精行氣於府

[illegible][illegible]血衛盛則次參皮膚生毫毛夫皮膚主氣經脈主血毛脈合精者血氣相合也六府為陽故先受氣

府精神明留於四藏

府精神明者六府之津液相成而神乃自生也穀氣入胃淫精于脈乃傳之肺肺氣散精行氣于府府精留于四藏以養五藏之氣故曰穀入于胃乃傳之肺五藏六府皆以受氣

氣歸於權衡權衡以平氣口成寸以決死生

權衡平也言脈之浮沉出入陰陽和

[illegible]化精以決
滲受于之血
四[illegible][illegible]之血
相合成以毛
[illegible]合補

肺主氣而外主皮毛膀胱者水津之府氣化則出是以外竅通則裏竅通上竅通而後下竅通

行布者散于脈外而露于五經者行于經內而爲血

平。故曰權衡以平。氣口。手大陰之兩脈口。成寸者。分尺爲寸也。言五藏六府。受氣于穀。淫精于脈。變見于氣口。以决其死生。

飲入於胃。遊溢精氣。上輸於脾。脾氣散精。上歸於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五經並行。

入胃之飲。精氣上輸于脾。脾氣散精。上歸于肺。蓋脾主爲胃行其津液者也。肺應天而主氣。故能通調水道。而下輸膀胱。所謂地氣升而爲雲。天氣降而爲雨也。水精四布者。氣化則水行。故四布于皮毛。五經並行者。通灌于五藏之經脈也。平脈篇曰。穀入于胃。脈道乃行。水入于經。而血乃成。故先論食而後論其飲焉。

合於四時五藏陰陽。揆度以爲常也。

五藏。五行之氣也。揆。度。變數也。總結上文而言經脈之道。合于四時五行〇太之次序。陰陽出入之度數。以爲經脈之行常。

陽藏獨至。厥喘虛氣逆。是陰不足。陽有餘也。表裏當

太少之氣皆生于陰實陽所以[illegible]陰也

俱寫，取之下俞、此言藏府經脈有陰陽相合之常度，如偏陰偏陽之獨至則為厥，喘諸病所謂先知經脈，今識病脈也。太陽藏獨至者，太陽之經氣獨至，而無陰氣之和也、陽氣惟上，故下厥上喘而虛氣」逆也，是陰不足而陽有餘，表裏俱當寫，益太陽行氣，發厥」下而上出于膚表，故須表裏俱寫，而取之下俞。陽明藏獨至，是陽氣重并也，當寫陽補陰，取之下俞。陰陽繫日月論曰：寅者正月之生陽也，主左足之少陽；未者六月，主右足之少陽。卯者二月，主左足之太陽；午者五月，主右足之太陽。辰者三月，主左足之陽明；巳者四月，主右足之陽明。此兩陽合于前，故曰陽明。陽明之獨至，是太少重并于陽明，陽盛故陰虛矣。此言陰陽并合，乃經脈之常。如陽并于陽，陰并于陰，則為病脈矣。故曰持雌守雄。棄陰附陽，不知并合，胗故不明。少陽藏獨至，是厥氣也。蹻前卒大，取之下俞。少陽主初生之氣，生氣厥逆于下，以致藏

明謂太陽少
是太陰少陰
者論陰陽之
本脈也經脈
連于藏府故
曰藏所謂一
陰二陽　陰
二陰者論三
陰三陽之氣
也[illegible]所以有
肩經而取于
無形之氣者
有形氣而取
于有形之經
皆經病在經
[illegible]由[illegible]而生
[illegible]經而氣病
[illegible][illegible]當[illegible]氣

脈之獨大于蹻前也。蹻者，奇經之蹻脈。足少陽經脈在陽蹻之前，故蹻前卒大。○朱衛公曰：言蹻前卒大者，釋明三陽之脈，俱足之三陽也。蓋生陽之氣，皆從下而上，由陰而陽，故俱取之下俞。又申明三陰三陽之候。候十二經之本脈也。如蹻前少陽之脈卒大，而厥陰之動脈微小者，是為少陽獨至也。**少陽獨至者，一陽之過也。**此申明經氣之各有別也。夫一陰一陽，分而為三陰二陽，三陰三陽。合手足十二經脈。十二經脈。合于十二藏府，所以藏物。故亦名藏也。所謂太陽陽明少陽藏獨至者，言三陽經脈之獨盛也。三陽經脈之獨盛者，是三陽氣之太過也。**太陰藏搏者，用心省真。五脈氣少。胃氣不平。三陰也。宜治其下俞。補陽寫陰。**此言三陰三陽之經氣，皆有手有足也。夫手之太陰足之太陰，是為三陰，是以太陰之藏脈相搏者，須用心省察其為手之太陰，足之太陰乎。如五脈氣少者，乃手太陰之過也。蓋肺朝百脈，而輸精于藏

兩經七府藏也五藏六府皆出于足之三陰三陽上合下手太陰故少陽其下俞從脈上而至手故口脈亦門為一八少別其行論氣病上論一陽故曰嘯此論二

府脈氣搏而不行則五脏之氣亦少是以力脈氣少者知在手之太陰也脾為胃行其津液脾氣搏而不行是以胃氣不平胃氣不平者知在足之太陰也手之太陰足之太陰而後胃之二陰也足之一陰從足走腹手之三陰從腹走手手足經氣交相貫通故獨取之下俞○余公退曰此復申明所謂三陰二陽者繫手足而言也蓋陰陽之氣皆從下而上故獨取之下俞**一陽獨嘯少陽厥也**此言經脈而及于氣也夫氣從胸中而出謂之言氣盛則行備而滿為之嘯蓋氣鬱而欲伸出之**一陽**之氣獨嘯者蓋因少陽之經氣厥逆也所謂少陽獨說一陽之過者言氣盛而及于經也。一陽獨嘯少陽厥者言經逆而及于氣也。分而論之有氣有經合而論之。經氣之相關也。○朱衛公曰以大陰間于其間者當知三陰三陽之經氣皆若此也。○張兆璜曰少陽厥者木火之氣鬱也木鬱之發松吟高山虎嘯巖岫古之善嘯者聽谿中虎聲而寫之一陽獨嘯之義蓋取諸此與。**陽并於上四脈爭**

是三陽故曰并

四脈爭張四形藏之氣盛則氣歸眞陰五神藏之長陽也

厥陰之治篇實是厥陰之經脈之合也

此言三陰三陽之氣以合十六經可通于藏府當與本篇合論二篇之義細會方分別也

毛竅曰此汗

張。氣歸於腎。宜治其經絡。寫陽補陰。陽并者太陽陽明之氣相并也。四脈者。太陽之小腸膀胱。陽明之胃與大腸。卽四形藏之脈也。四脈爭張。以致陽并于上。亦經厥而及于氣也。腎爲生氣之原。此三陰之氣。虛陷于下。不能與陽相樓。故宜寫其陽之絡。補其陰之經。陰陽平而經氣和矣。

一陰至厥陰之治也。眞虛痟心。厥氣留薄。發爲白汗。調食和藥。治在下俞。痟音猜○此言經氣逆而病及于藏也。一陰者。厥陰也。是以一陰氣至。當厥陰主治。而反見眞之虛。心爲疼痛。蓋厥陰之氣。發于命門。爲心主之包絡。厥陰氣逆。以至眞虛而心痛也。厥逆之氣。薄于心下。則上迫于肺。故發爲白汗。夫眞虛痟心。病在內也。經氣厥逆。病在外也。病在內者。治以藥食。病在外者。治以鍼砭。故宜調食和藥。治其下俞。夫所謂一陽二陽三陽。一陰二陰三陰者。陰陽之一氣也。所謂太陽陽明少陽。太陰厥陰少陰者。繫藏府經氣而言也。人稟天

氣脈逆于下而上病于手厥陰之心主

此言三陰三陽之氣合于十二經而為下脈見於上行于脈中也故太陽之脈象三陽之氣盛而浮少陽之脈象乃一陽氣之動是也若一陽之氣行于脈

地陰陽之氣而成此形是有有形之藏府經脈有無形之陰陽六氣也雖然藏不離形經不離氣氣不離乎藏經氣貫通藏氣升合陰陽出入上下循環是以有論三陽之獨至者有論合于手之經者有論經病而及于氣病而及于外者有論合陰陽者不倫合于前論經氣之所病及于此篇之[illegible]之道可合而分之書不皆一篇以某十[illegible]一[illegible]之○氣亦不可一一而論也此則前之所論進于後矣。帝曰太陽藏何象太陽藏者謂小腸膀胱之經脈也象者效象形容此後論脈之見也于脈者。各分別也。岐伯曰象三陽而浮也[illegible]之氣[illegible]之有徐也一陽陽之藏脈象陽盛之氣而浮也。帝曰少陽藏何象岐伯曰象一陽也少陽藏者。三焦甲膽之經氣。故象一陽初動之生陽。一陽藏者滑而不實也所謂一陽二陽者。乃三陽之氣也。氣逆脈外。故以脈之序沉。以效象陰陽之氣。如在一陽之藏脈。則見脈體之

乎滑骨而不實矣凡申明陽藏屬手陰藏相搏者乃兩氣而見于脉故曰少陽質至言一陽之過也者暗則鼓而上在脉則伏乎下人故剛至水氣則沉二陰之氣搏至腎故沉而不浮此復言三陰三陽之氣而合于五藏六腑也

滑象矣。蓋陽氣搏于脉中。其脉則滑。陽欲外浮。故不貫也。此反結上文而言一陽之藏脉。與一陽之氣見于脉者之不同也。帝曰。陽明藏何象。岐伯曰。象大浮也。陽明藏者。胃與大腸之經脉也。陽明者。兩陽合明。陽氣合升則陽熱盛故其●象大浮象大浮者。二陽之氣也。太陰藏搏。言伏鼓也。二陰搏至腎。沉不浮也。此復結陰藏之經脉與陰氣之見于脉者之不同也。太陰藏搏者乃太陰之經脉相搏。故見脉象之伏鼓。如二陰之氣相搏。雖至于少陰之腎。止見乎沉而不浮。蓋以脉象之浮沉以別陰陽之氣。以脉體之滑動不實。鼓動而伏。以別陰陽之脉也。此篇論欲識病脉。先知經脉。然欲知經脉。又當體析其經與氣焉。

覆承補曰今人形者以試可陰陽合于氣數九候

藏氣發時論篇第二十二

黃帝問曰。合人形以法四時五行而治。何如而從。何如而逆。得失之意。願聞其事。此承上章而復問也。經脈篇曰。合人四時五藏陰陽揆度以為經脈之常。故帝以復作於揆合于人形。法于四時五行而為救命之法。何以為從。何如而逆。反逆為從謂之得。反順為逆謂之失。岐伯對曰。五行者。金木水火土也。更貴更賤。以知死生。以決成敗。而定五藏之氣間甚之時。死生之期也。此篇論察其府藏而知死生之期。然須法于四時五行生尅之順逆。而後死生可必。故曰五行者。金木水火土也。言天之十干四時。五藏之五穀五味。人之五藏五氣。皆合于此五者。以此五者而合參之。則成敗死生可決矣。更貴更賤者。貴賤更互也。間者。持愈之時。甚者。加甚

之時也。帝曰願卒聞之。卒盡也歧伯曰。肝主春。肝主春木之氣足厥少陽主治。足厥陰主乙木少陽主甲木二者相爲表裏而主治其經氣。其日甲乙。甲爲陽木乙爲陰木在時爲春在日主甲乙肝苦急。急食甘以緩之。肝主春生怒發之氣故苦于過亢急宜食甘以緩之太心主夏。心主夏火之氣手少陰太陽主治。手少陰主丁火太陽主丙火二者相爲表裏而主治其經氣。其日丙丁。丙爲陽火丁爲陰火在時主夏在日爲丙丁。心苦緩。急食酸以收之。吳氏曰心以長養爲令志喜而緩緩則心氣散逸自傷其神矣急宜食酸以收之。脾主長夏。長夏六月也當火土相生之時。足太陰陽明主治。足太陰主己土陽明主戊土二經相爲表裏而主治其經氣。其日戊己。戊爲陽土己爲陰土位居中央脾苦濕。急食苦以燥

以上論五藏所主之時日及五苦五味以下論五藏

之。[脾屬陰土喜燥惡濕。苦乃火味故宜食苦以燥之。○張二中曰苦燥者。言母氣以資生。苦以燥者。惡所勝之乘侮。]肺主秋。[主秋金之令。]手太陰陽明主治。[手太陰主辛金。陽明主庚金。二經相爲表裏而主治經氣。]其日庚辛。[庚爲陽金。辛爲陰金。在時主秋。在日主庚辛。]肺苦氣上逆。急食苦以泄之。[肺主收降之令。故苦氣上逆。宜食苦以泄下之。]腎主冬。[主冬水之令。]足少陰太陽主治。[足少陰主癸水。太陽主壬水。二經相爲表裏而主治經氣。]其日壬癸。[壬屬陽水。癸屬陰水。在時主冬。在日爲壬癸。]腎苦燥。急食辛以潤之。開腠理。致津液。通氣也。[腎者水藏。喜潤而惡燥。宜食辛以潤之。謂辛能開腠理。使津液行而能通氣。故潤。以上論五藏之本氣。而合于四時五行五味也。]○病在肝。愈於夏。[此論邪氣之客于身而病在五藏者。亦合于四時五行。而有間甚之時日。]

之病有時其
之時日及五
變五藏逆寫

也。病在肝。愈于夏者。子制其鬼賊。而能令母實也。夏不愈。甚於秋。子休而賊旺。至其所不勝而甚也。秋不死。持於冬。賊氣休而得母氣之養。至其所生而持也。起於春。自得其位。故復起也。此論死生之月節也。餘藏倣此。禁當風。風氣通于肝。故禁而弗犯。肝病者。愈在丙丁。至其所生而愈也。丙丁不愈。加於庚辛。金尅木也。庚辛不死。持於壬癸。得母氣之所生而持。起於甲乙。本氣復旺而起。此論死生之期日也。肝病者。平旦慧。下晡甚。夜半靜。平旦乃木氣生旺之將。故爽慧。下晡乃金旺之時。故病甚。夜半得母之生氣。故安靜。此論間甚之將也。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肝氣受邪。則木鬱而欲散。故急食辛以散之。用辛補之。酸寫之。按歲運厥陰之勝。以酸寫之。少陰之勝。以甘寫之。太陰之勝。以苦寫之。又曰。木位之主。其寫以酸。其補以辛。大

[illegible]逆此

位之主，其瀉以甘，其補以鹹；土位之主，其瀉以苦，其補以甘；金位之主，其瀉以辛，其補以酸；木位之主，其瀉以鹹，其補以苦。五味陰陽之用，辛甘發散爲陽，酸苦湧泄爲陰，鹹味湧泄爲陰，淡味滲泄爲陽，六者或收或散，或緩或急，或燥或潤，或耎或堅，以所利而行之，調其氣，使其平也。夫肝病苦急，以甘之緩也，邪盛則正虛，故以辛之發散以散其木鬱，以甘之潤以補其肝氣，以酸之泄以瀉其有餘，所謂以所利而行之，調其氣使其平也。除藏准此。

病在心，愈在長夏，長夏不愈，甚於冬，冬不死，持於春，起於夏，不死則能持，能持則能愈矣。禁溫食熱衣。心惡熱也。

心病者，愈在戊己，戊己不愈，加於壬癸，壬癸不死，持於甲乙，起於丙丁。當愈不愈，故有所加。值死不死，故有所起。

心病者，日中慧，夜半甚，平旦靜。靈樞經曰：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是氣之常也，人亦應之。以一日

分爲四時。朝則爲春，日中爲夏，日入爲秋，夜半爲冬。故自得其位而慧，至其所不勝而甚，至其所生而靜也。心欲耎，急食鹹以耎之。耎叶軟。○心爲火藏，心病則剛燥矣，故宜食鹹以耎之。用鹹補之，甘寫之。鹹味下泄上湧而從水化，能泄心氣以下交，湧水氣以上濟，水火既濟，則心氣自益。火欲炎散，以甘之發散而寫之。病在脾，愈在秋，秋不愈，甚於春，春不死，持於夏，起於長夏。禁溫食飽食、濕地濡衣。胃欲清飲，故禁溫食；飽食傷脾，故禁飽食；脾惡陰上而惡濕，故濕地濡衣，咸宜禁之。脾病者，愈在庚辛。庚辛不愈，加於甲乙。甲乙不死，持於丙丁。起於戊巳。天之十干，化生地之五行，地之五行，化生人之五藏。人生于地，懸命于天，是以生于五行而歸命于十干也。脾病者，日昳慧，日出甚，下晡靜。○昳音迭。昳日

昃也，應長夏之時，故慧；日出乃木旺之時，故甚；下晡乃申酉之分，應秋金之令，故靜。脾欲緩，急食甘以緩之。土德和厚，故欲緩。病則失其中和之氣矣，故宜食甘以緩之。用苦瀉之，甘補之。脾病則土鬱矣，故用苦味之泄以瀉奪之，以甘之緩補之。全匱要略曰：五藏病各有所得者愈，五藏病各有所惡，隨其所不喜者為病。是以順其所欲之味為補也。病在肺，愈在冬，冬不愈，甚於夏，夏不死，持於長夏，起於秋，禁寒飲食寒衣。形寒飲冷則傷肺，故皆禁之。肺病者，愈在壬癸，壬癸不愈，加於丙丁，丙丁不死，持於戊己，起於庚辛。始病則以歲月期之，病重則以旬日期之，垂死則以旦暮計之。肺病者，下晡慧，日中甚，夜半靜。一日一夜五分之，而各有生尅間甚之時。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肺主秋，秋收

之令。病則及其常矣。故急食酸以收之。用酸補之，辛寫之。用酸收以補正，辛散以寫邪。病在腎，愈於春，春不愈，甚於長夏，長夏不死，持於秋，起於冬，禁犯焠㶼熱食，溫炙衣。焠音翠，㶼音哀。○焠㶼，爆凟之熱食也。溫炙衣，烘焙之熱衣也。腎惡燥，故禁犯之。腎病者，愈在甲乙，甲乙不愈，甚於戊己，戊己不死，持於庚辛，起於壬癸。在四藏日加者，言所勝之氣加于我而使病加之，是客勝也。在腎藏日甚于戊己，乃至其所不勝而甚，是于弱也。本經尼論五藏多不一，其前器陰陽之道，皆之無窮。腎病者，夜半慧，四季甚，下晡靜。四季，辰戌丑未時也。腎病者，水王則慧，土王則甚，金王則靜。腎欲堅，急食鹹以堅之。腎體沉石，德性堅勞，病則失其常矣。故宜食苦以堅之。用苦補之，鹹寫之。用苦

堅以補之，鹹以寫之。以上論五藏之病，而宜于藥食者，五味各有所宜、夫邪氣之客於身也，以勝相加。邪氣者，風寒暑濕之邪也。以勝相加者，如肝病加于庚辛，心病加于壬癸，所勝之氣加臨而病益重也。至其所生而愈，如肝病者[illegible]病[illegible]于壬癸。得所生之子氣而愈也。至其所不勝而甚，謂[illegible]也。至於所生而持，得所生之母而能支持也。自得其位而起。位者，本經所謂木位火位之類。值本氣自旺之時，故能復起而愈也。必先定五藏之脈，乃可言間甚之時，死生之期也。言必先定五藏之正脈，知五藏之病脈，乃可言病之間甚死生之期。○肝病者，兩脇下痛引少腹，令人善怒。此者、邪氣實也。肝脈布脇肋，抵少腹，故兩脇下痛引少腹。靈樞經曰：肝氣實則怒。蓋肝為將軍之官而志怒，肝氣鬱而不舒，故

怒也。虛則目䀮䀮無所見，耳無所聞，善恐，如人將捕之。䀮音荒。虛者，精氣奪也。䀮，不明也。肝藏血而開竅于目，肝虛故䀮䀮無所見。少陽經脈入耳中，故無所聞。膽病者，心下澹澹，如人將捕之。取其經，厥陰與少陽。經，謂經脈也。足少陽與厥陰為表裏，故取二經，以通其氣。氣逆，則頭痛，耳聾不聰，頰腫，取血者。厥陰與督脈會于巔，肝氣逆，故頭痛。少陽脈上，故耳不聰，而頰腫也。取血者，謂取其經之多血者而去之。恭足少陽與厥陰為表裏，少陽常少血多氣，厥陰常多血少氣。藏府經氣相通，宜從厥陰之多血者而瀉之。心病者，胷中痛，脇支滿，脇下痛，膺背肩甲間痛，兩臂內痛。手少陰心脈起心中，下挾咽，出脇下，循臑內，下肘中，循臂內後廉，下少陽小腸脈，下臂，循臑內，出肩解，上行肩胛，二經氣實，故令是痛。脇支滿者，少陰之支絡病痛于脇下也。虛則胸腹

大腹下與腰相引而痛。心火氣虛則水氣上乘故胸腹大經云濁氣在上則生䐜脹心氣不能交于陰故腹下與陰相引而痛也取其經少陰太陽舌下血者。心脈上循咽喉開竅于舌故取舌下[illegible]者亦[illegible]足[illegible]陽所苦必先去其血乃去其所[illegible]不足其變病。刺郄中血者。設[illegible]者亦取[illegible]經氣之相通也。○徐公遐問曰[illegible]而天之少陰常少血奚獨取其舌下[illegible]處行[illegible]變用有經權少陰少血者言其常也[illegible]所苦必先去其血。而後瀉有餘。補不足者。言其變也[illegible]虛者亦不宜去血。變病者。又取于郄中。此指虛之用權之法故獨舉少陰一經。而曰舌下血。曰變病。蓋欲其類推于諸經也。

脾病者。身重。善肌肉痿。足不收。行善瘈。脚下痛。脾主肌肉。主通會五藏元真之氣。脾氣傷。故身重而肌肉善痿。痿者。肌肉委棄不仁也。足太陰經脈循脛

膝。邪在經絡。故足不收。氣傷。故善噫而痛。用二善字者。言經病而及于氣也。虛則腹滿腸鳴。飧泄食不化。此因脾氣虛而不能轉輸水穀故也。取其經太陰陽明少陰血者。榮衛氣血。始于足少陰腎。生于足陽明胃。輸于足太陰脾。故取此三經。以通經氣。

肺病者喘欬逆氣。肩背痛。汗出。尻陰股膝髀腨胻足皆痛。此言肺腎之經氣相通也。夫肺主氣而發原于腎。腎為本。肺為末。母子之經氣相通。足以足少陰之脈。其直者。從腎上貫膈。入肺中。循喉嚨。挾舌本。病則氣逆。故喘欬也。肺俞在[illegible]上則肩背痛而汗出。逆于下。則尻陰胻[illegible]也。按五經之論。各有不同。俱當[illegible]虛則少氣不能報息。耳聾嗌乾。腎為生氣之原。肺主周身之氣。以司呼吸。生[illegible]本于下。不能報息于上耳。腎氣衰。則耳聾。金水之氣不足。則嗌乾也。取其經太陰足太陽之外厥

陰內血者。太陰手太陰肺經之本脈也[illegible]足太陽之外厥陰內者，正謂內側內踝後之直上，則少陰脈也，既左右足[illegible]陰部分有血滿異于常者，即而取之。

腎病者，腹大脛腫，喘欬身重，寢汗出，憎風。腎少陰脈起于足而上循陰股，俠臍循腹裏，上行而入肺。病在經絡，故腹大脛腫。水邪逆于上，則喘欬。生氣衰于下，則身重也。太陽之氣司表，而下出于膀胱，經氣逆，則表氣虛。寢汗出而惡風。

故虛則胸中痛，大腹小腹痛，淸厥，意不樂。腎氣虛而不能上交于心，故胸中痛。少陰之氣上與陽明相合，生氣虛于下，故大腹小腹痛也。淸厥，冷之輕者。陽氣虛，故手足逆冷也。心有所憶謂之意。膻中者，臣使之官，代君行令，喜樂出焉。膻中之心氣不足，故意不樂也。

故取其經。少陰太陽血者。少陰與太陽爲表裏，藏府之經氣相通，故藏病而兼及于府經也。以上論病生于經脈肌內，宜治之以鍼石者，審察其藏府經絡之虛實

而取之。○肝色青。宜食甘。粳米牛肉棗葵皆甘。夫精明五色者氣之華也。肝色青。則其氣苦急。故宜食甘以緩之。蓋五味所以養五臟之氣者也。心色赤。宜食酸。小豆犬肉李韭皆酸。心志喜。喜則氣緩。緩則心神懈弛。故宜食小豆犬李之酸。以收養心氣。肺色白、宜食苦。麥羊肉杏薤皆苦。肺色白。其氣主秋金之降令。而苦主迎。故宜食羊麥杏薤之苦。以收降其肺氣。脾色黃、宜食鹹。大豆豕肉栗藿皆鹹。夫脾土之所以灌溉四藏者。主上參于心肺。下洩于肝腎。如脾苦溼。則不能上滲矣。土氣敦阜。則不能下洩矣。經曰、酸苦涌洩爲陰。鹹味滲泄爲陰。故宜食苦者。取其燥土氣以漏滲于上也。宜食鹹者。取其行土氣以滲洩于下也。腎色黑。宜食辛。黃黍雞肉桃葱皆辛。腎色黑。則其氣喜潤。辛能開腠理。致津液。蓋從革作辛。能通身之化原也。辛散

酸收甘緩苦堅鹹耎。此言發散漏泄之外，又有或收或緩或堅或耎之用，當隨其所利而行之。○毒藥攻邪，啟元子曰：藥謂金玉土石草木菜果蟲魚鳥獸之類，皆可以祛邪養正者也。然攻邪卻病，惟毒乃能，故用毒藥攻邪。三品，故本草云：上藥為君，主養命以應天，無毒，多服久服不傷人，欲輕身益氣不老延年者，本上經。中藥為臣，主養性以應人，無毒有毒，斟酌其宜，欲遏病補虛羸者，本中經。下藥為佐使，主治病以應地，多毒，不可久服，欲除寒熱邪氣，破積聚愈疾者，本下經。五穀為養，謂黍稷稻麥菽，以供養五藏之氣。五果為助，謂桃李杏棗栗，以助其養。五畜為益，謂牛羊犬豕雞，為補益五藏者也。五菜為充，謂葵藿蔥韭薤，充實于藏府者也。按五常政大論曰：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無毒治病，十去其九。蓋毒藥所以攻邪，穀肉果菜，無使過傷，能補精益氣。精氣充足，則邪病自除。氣味合而

服之以補精益氣。此總結上文而言穀肉果菜皆有五氣五味，宜和合而食之，無使偏勝，以補益精氣。如偏食焦苦之氣味，則增火化。如偏食鹹腐之物，則增寒化。經曰：久而增氣，物化之常也。氣增而久，夭之由也。故宜氣味和合而食之。

此五者，有辛酸甘苦鹹，各有所利，或散或收，或緩或急，或堅或耎，四時五藏，病隨五味所宜也。五者，謂毒藥穀畜菜果也。言此五者，皆有辛甘之發散，有酸苦鹹之涌泄，又有辛散酸收，苦堅鹹耎，或隨四時之宜散宜收，以隨五藏之所苦所欲，各隨其所利而行之。此篇論察五藏，以知間甚死生之期，審貴賤，以施鍼砭藥食之別，蓋九候之病，由五藏之所生。

宣明五氣篇第二十三

天地之間，六合之內，不離于五，人亦應之。此篇承上章而宣明五氣、五味、五藏、五邪，故無問答之辭，而不曰論。

○五味所入

伯高曰：胃者，五藏六府之海也，水穀皆入于胃，五藏六府皆禀氣于胃。五味各走其所喜，酸先走肝，苦先走心，甘先走脾，辛先走肺，鹹先走腎。穀氣津液已行，營衛大通，乃化糟粕，以次傳下。

酸入肝

東方生風，風生木，木生酸，酸生肝，故味之酸者，入肝以養肝氣。

辛入肺

西方生燥，燥生金，金生辛，辛生肺，故味之辛者，入肺以養肺氣。

苦入心

南方生熱，熱生火，火生苦，苦生心，故味之苦者，入心以養心氣。

鹹入腎

北方生寒，寒生水，水生鹹，鹹生腎，故味之鹹者，入腎以養腎氣。

甘入脾

中央生濕，濕生土，土生甘，甘生脾，故味之甘者，入脾以養脾氣。

是爲五入。

〇五氣所病。五藏氣逆而爲病。心爲噫。噫不平之氣也。本經曰。所謂上走心爲噫者。陰氣而上走于陽明。陽明絡屬心。故上走心爲噫。蓋此因胃氣上逆于心。故爲噫。肺爲欬。陰陽應象論曰。肺在變動爲欬。肝爲語。肝爲將軍之官。在志爲怒。肝氣欲達則爲語。診要經終篇曰。春刺冬分。邪氣着藏。病不愈。又且欲言語。此言春令之肝氣不舒故也。脾爲吞。脾主爲胃行其津液。脾氣病而不能灌漑于四藏。則津液及溢于脾竅之口。故爲吞嚥之證。腎爲欠爲嚔。靈樞經曰。陽者主上。陰者主下。陽引而上。陰引而下。陰陽相引。故數欠。當寫足少陰。補足太陽。蓋少陰之氣在下。病則反逆于上。而欲引于下。欲引于下則欠。反逆于上則嚔。蓋腎絡上通于肺也。胃爲氣逆爲噦爲恐。口問篇曰。人之噦者。穀入于胃。胃氣上注于肺。今有故寒氣與新穀氣。俱還入于胃。新故相亂。真邪相攻。氣併相逆。復出于胃。故爲噦。蓋穀入于胃。乃傳之肺。而肺反還入于胃。胃反肺之寒

氣則逆而欲後出于胃故爲噦胃之逆氣下并于腎則爲心恐腎于胃戊癸相合也噦也出也發噦由發聲亦出產之府輸亦故口噦大腸小腸爲泄。大腸小腸受水穀變化傳相力則不能化物而爲泄之下焦溢爲水。下焦如瀆水道出焉病則又溢而爲水膀胱不利爲癃不約爲遺溺。[illegible]三焦下俞出于委陽並太陽之正入絡膀胱約下焦實則閉癃虛則遺溺遺溺則補之閉癃則瀉之膽爲怒。[illegible]爲中正之官主秉剛火府則氣鬱而爲怒。是爲五病。謂亦五藏五行之氣而六府亦配合于五行〇五精所并。謂五藏之精氣相併精氣并於心則喜。多陽者多喜心爲陽[illegible]惡堅精并之故喜。本經曰神餘則笑不休并於肺則悲。肝悲哀動中則傷魂肺虛而肝氣并于肺則悲并於肝則憂。脾憂愁不解則傷意。肝虛而脾氣并于肝則憂。并於脾則畏。恐懼不解則傷精。脾虛而腎氣

并于脾則畏。并於腎則恐。本經曰所謂恐如人將捕之者。陰氣少陽氣入陰陰陽相薄故恐也。蓋心腎為水火陰陽之主宰。是以心虛而陰精并之則喜。腎虛而陽氣并之則恐。此水火二氣。上下交并。其餘三藏。皆所勝之氣相并。所謂氣不及。則所勝妄行。○徐公遲曰。有精相并者。有氣相并者。故首提曰精氣。是謂五并。虛而相并者也。此申明并者。因虛而相并也。

○五藏所惡。金木水火土。方藏之本氣也。風寒暑燥火。五行之所生也。凡藏之氣。害于生化。亦本氣自勝者惡之。心惡熱。心為火藏。故惡熱。肺惡寒。肺屬清金。故惡寒。肝惡風。肝主風木。故惡風。脾惡濕。脾為陰土。故惡濕。腎惡燥。腎為水藏。故惡燥。是謂五惡。三藏惡本氣之勝。肺惡腎之寒。腎惡肺之燥。此亦陰陽變換之道。而肝腎子母之氣。互為本末也。

○五藏化液。水穀入口。其味有五。津液各走其道。五藏受水穀之汁。滲注于外竅。而化為五

液。心爲汗。心主血。汗乃血之液也。肺爲涕。出于肺竅之鼻而爲涕。肝爲淚
出下[illegible]之出而不反。脾爲涎。出于脾竅之口而爲涎。腎爲唾。腎絡上貫膈入肺中。
循喉嚨挾舌本舌下廉泉玉英上液之道也。其[illegible]液者所以灌精濡空竅者也。是謂五
液。[illegible]者腎爲水藏。受五藏之精而藏之。[illegible]而爲血。入肝爲泣。入肺爲涕。入脾爲涎。
[illegible]○五味所禁。陰之所生。本在五味。陰之五宮。傷在五味。故禁多食。
辛走氣。氣病無多食辛。肺主氣。辛入肺。故走氣。氣病而多食之。反辛散而傷氣。
鹹走血。血病無多食鹹。心主血。潤下作鹹。鹹走血者。水氣上交于心也。血病而多
食之。則木
反勝少矣。苦走骨。骨病無多食苦。腎主骨。炎上作苦。苦走骨者。火氣下
交于腎也。骨病而多食之。則火氣反勝矣。此與并于
心則喜。并于腎則恐之義相同。蓋心腎水火之氣。用于

相既齊。故所走互更。其餘三藏。是本藏之味。而走本藏所主之筋肉也。

甘走肉。肉病無多食甘。脾主肌肉。甘為土味。脾病而多食之。則反傷脾氣。

酸走筋。筋病無多食酸。肝合筋。酸走肝。筋病而多食之。則反傷其肝氣。

是謂五禁。無令多食。五味所以養五藏之氣者也。病則氣虛。故無令多食。蓋少則補。多則反傷其氣。

○五病所發。承上文而言五藏之病各有所發。

陰病發於骨。腎為陰藏。在體為骨。故腎陰之病而發于骨。

陽病發於血。心為陽中之大陽。在體為脈。故心陽之病而發于血。○朱永年曰。上節言鹹走血。苦走骨。此節曰陰病發于骨。陽病發于血。正見其陰陽體用之妙。

陰病發於肉。脾為陰中之至陰。在體為肉。是以大陰之病而發于所主之肌肉。

陽病發於冬。肝為陰中之少陽。逆冬氣。則奉生者少。春為痿厥。故肝藏之陽病發于冬。

陰病發於夏。肺為牝藏。逆夏氣則奉收

本經此論[illegible]藏之氣言有二三則盡欲人以一[illegible]而推及于[illegible]義也
[illegible]有陰陽[illegible]分陰陽合也故出與內陰[illegible]之所係陽在[illegible]為[illegible]以類為要

者少。秋為痎瘧。故肺藏之陰病而發于夏也。人所謂陽病發于骨。陰病發于血者。即調神論之所謂逆夏氣。則太陽不長。心氣內洞。逆冬氣則少陰不藏。腎氣獨沉之義。此因本氣自傷而為病也。○陽病發于冬。陰病發于夏者。因所生之母氣逆而為病也。陰陽之道。推之無窮。若[illegible]本經[illegible]發于冬。夏。又不可與[illegible]若[illegible]皆[illegible]之論。公言矣。是為五發。[illegible]之門。○五邪所亂。言[illegible]氣為邪所亂。邪入於陽則狂。[illegible]陽。則陽盛。陰疾。[illegible]乃在。又四支為諸陽之本。陽盛則四支實。則[illegible]能登高也。熱盛于身。則棄衣欲走也。[illegible]使人罵詈不避親疏也。邪入於陰則痺。痺者閉也。而不行則[illegible]痛之證。故曰。病在陽者名曰風。病在陰者名曰痺。搏陽則為巔疾。搏擊[illegible]方盛衰論曰。氣上不下。頭痛巔疾。蓋邪氣與陽氣搏擊。于上。則為頭痛巔頂之疾。搏陰則為瘖。足之少陰上繫于舌

絡于横骨。終于會厭。邪搏于陰。則厭不能發。發不能下。至其開闔不致。故為瘖。陽入之陰則靜。陽分之邪而入之陰。則病者靜。益陰盛則靜也。陰出之陽則怒。陰分之邪而出之陽。則病者多怒。蓋陽盛則怒也。是為五亂。謂邪氣亂于五藏之陰陽。〇五邪所見。夫五邪之亂于陰陽者。亂五藏陰陽之氣也。正氣為賊邪所傷。則五邪之勝氣外見于脈矣。春得秋脈。夏得冬脈。長夏得春脈。秋得夏脈。冬得長夏脈。春弦夏鈎。秋毛冬石。五藏陰陽之正氣也。反得所勝之脈者。邪賊盛而見于脈也。名曰陰出之陽。病善怒不治。夫內為陰。外為陽。在內五藏為陰。在外皮肉絡脈為陽。在內所傷之藏氣而外見于脈。故名曰陰出之陽。邪出于脈則血有餘。經曰血有餘則怒。此正氣為邪氣所勝。故為不治。是為五邪皆同命死不治。此言上文之所謂不治者。謂五脈皆為邪勝也。

如五臟之氣為邪所勝見四時不勝之脈皆為死不治矣○五藏所藏藏者藏也五藏而不瀉也心藏神經曰兩精相搏謂之神是神乃陰精所生而藏于心[illegible]精又曰神者水穀之精氣也是先[illegible]所生之精與後天水穀之精而生[illegible]肺藏魄並精而出謂之魄乃[illegible]所生肺為[illegible]藏故主[illegible]藏故主[illegible]魂脾藏意[illegible]脾藏[illegible]也腎藏志[illegible]心之所之[illegible]志生于心[illegible]是為五藏所藏為五藏藏之神○五藏所主五藏各有所主[illegible]心主脈心主血故所主在脈肺主皮肺主氣氣主皮毛故肺合皮肝主筋肝生于腎筋生于骨故在藏為肝在體為筋脾主肉五藏元真之氣通會于肌腠理脾氣通于五藏故所主在肉

腎主骨。腎藏精髓而注于骨，故所主在骨。是爲五主。謂人身之皮膚形層各屬五藏之所主。○五勞所傷。勞謂太過也。上古之民。形勞而不倦。久視傷血。久視損神故傷血。久臥傷氣。久臥則氣不行。故傷氣。久坐傷肉。脾喜運動故久坐傷肉。久立傷骨。久立。則傷腰腎膝脛。故傷骨。久行傷筋。行走罷極則傷筋。是爲五勞所傷。是五勞而傷五藏所主之血氣筋骨也。○五脈應象。五藏之脈。以應四時五行之象。肝脈弦。象木體之條達也。心脈鉤。象火炎盛而秋則環搏如鉤。脾脈代。象四時之更代也。肺脈毛。秋令清肅故象羽毛之[illegible]虛。腎脈石。象石之沉水也。是爲五藏之脈。夫九候之道必先定五藏五脈審辨其五實五虛而後立五法調五味以治之。故此篇豈明五藏之氣焉。

血氣形志篇第二十四

夫人之常數、太陽常多血少氣、少陽常少血多氣、陽明常多氣多血、少陰常少血多氣、厥陰常多血少氣、太陰常多氣少血、此天之常數、大氣為陽而為全府、地陽、藏為陰藏自陰陽辟雖相合。而氣血之多少、自有常數、而太陽多血少氣則少陰少血多氣少陽少血多氣則厥陰多血少氣。陽有餘。則陰不足。陰有餘則陽不足、此天地盈虛之常數也、惟陽明則氣血皆多、蓋血氣皆生于陽明也、足太陽與少陰為表裏、少陽與厥陰為表裏、陽明與太陰為表裏、是為足陰陽也、手太陽與少陰為表裏、少陽與心主為表裏、陽明與太陰為表裏、是為手

之陰陽也、夫手有三陰三陽足有三陰三陽以合十二經脈陰陽並交表裏相應是以聖人持診之道先後陰陽而持之診合微之事追陰陽之變章五中之情取虛實之要知此乃足以診切陰不得陽診消亡得陽不得陰守學不湛是故藏府陰陽布爲表裏此皆診候之要不可不知今知手足陰陽所苦凡治病必先去其血乃去其所苦伺之所欲然後寫有餘補不足知所苦者知邪病在手足之何經也先去其血除宛陳也宛陳去則無所苦矣伺之所欲者伺其欲散欲耎欲緩欲收蓋必先定五藏之病五藏已定九候已備而後乃存鍼有餘者邪氣盛也不足者精氣奪也有餘則寫之不足則補之欲知背俞先度其兩乳間中折之更以他草度去半已即以兩隅相拄也乃舉以度其背令其一隅居上齊脊大椎兩

隅在下、當其下隅者，肺之俞也。俞音輸度音鐸孔音丁〇此論取五俞之法五藏之俞皆在于背背者胸中之府[illegible]乳而後定其背之俞度量也[illegible]折之更以他草度其一半[illegible]三隅以一隅[illegible]齊脊大椎[illegible]兩隅在下[illegible]具門隅之盡處是肺俞也[illegible]九候之道先以五藏爲主復下一度，心之俞也。復下一度，左角肝之俞也，右角脾之俞也。復下一度，腎之俞也。是謂五藏之俞，灸刺之度也。度可度〇度，度數也。俞輸同。五藏血氣輸轉傳布也。只鍼刺[illegible]此取五藏俞法與甲乙經不合，蓋古人別爲一法者也。〇形樂志苦，病生於脈，治之以灸刺。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形樂志苦，形樂志樂，貴人也。形苦志樂，形苦志苦，常人也。所謂更貴更賤，以知死生，以決成敗也。金匱要畧曰：血痺病從何得之？師

日。夫尊榮人。骨弱肌膚盛。重因疲勞。汗出。臥不時動搖。加被微風。遂得之。宜引鍼引陽氣。令脈緊去則愈益形樂。則肌膚盛。肌膚盛。則陽氣留于陰也久。陽不在表。則邪直傷于陰。志苦。則傷神。神傷。則血脈虛而邪氣易入。故病生于脈也。宜灸以啓留陷之陽。宜刺以去血脈之痺。

形樂志樂。病生於肉。治之以鍼石。

形樂志樂。則過于安逸矣。過于安樂則神機不轉。氣血羈留。故病生于肉。宜治以鍼石、引而通之。

形苦志樂。病生於筋。治之以熨引。

吳鶴皋曰。勞苦其形。則傷筋。心逸而樂。則血脈未嘗受病。故治之以熨。熨以引使血脈榮養于筋。則悅安矣。

形苦志苦。病生咽嗌。治之以甘藥。

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則陰陽氣血皆傷矣。夫嗌主天氣。咽主地氣。天者陽氣。地者陰氣。此陰陽氣血皆傷。故病生嗌咽。是宜甘藥以調其脾胃焉。終始篇曰。陰陽俱不足。補陽則陰竭。瀉陰則陽脫。如是者。可將以甘藥。不可飲以至劑。如此者弗灸。

疣嗌喉也。曰形數驚恐，經絡不通，病生於不仁，治之以按摩醪藥。驚則氣亂，恐則氣下，血隨氣行，氣數亂逆，則經絡不通，榮衛不行，是以病生于不仁，宜按摩醪藥以行其營衛血氣。○太素曰：酒者熟穀之液，其性慓悍，其氣先行于榮衛，故宜于醪藥也。是謂五形志也。謂人人亦然有此五者之形志。○刺陽明出血氣，刺太陽出血惡氣，刺少陽出氣惡血，刺太陰出氣惡血，刺少陰出氣惡血，刺厥陰出血惡氣也。惡去聲。○此言六經之氣血各有多少，宜從其多者而去之。蓋邪存氣分者，可從血出；邪在血分者，可從氣出也。陽明氣血皆多，故刺可出血出氣。太陽多血少氣，故刺宜出血而惡出氣。少陽多氣少血，故刺宜出氣而惡出血。太陰多氣少血，故刺宜出氣而惡出血。少陰多氣少血，故刺宜出氣而惡出血。厥陰多血少氣，故刺宜出血而

惡出氣。此氣血之常數。鍼刺之常法也。鍼經曰。刺榮者出血。刺衛者出氣。○按靈樞經水篇曰。十二經之多血少氣。與其少血多氣。與其皆多血氣。與其皆少血氣。皆有大數。其治以鍼艾。各調經氣。固其常有合足陽明。五藏六府之海也。其脉大血多。氣盛熱壯。刺此者。不深弗散。不留不寫也。足陽明刺深六分。留十呼。足太陽深五分。留七呼。足少陽深四分。留五呼。足太陰深三分。留四呼。足少陰深二分。留三呼。足厥陰深一分。留二呼。手之陰陽。其受氣之道近。其氣之來疾。其刺深者。皆無過二分。其留皆無過一呼。其少長大小肥瘦。以心撩之。命曰法天之常。灸之亦然。灸而過此者。得惡火。則骨枯脉濇。刺而過此者。則脫氣。

寶命全形論篇第二十五

黃帝問曰天覆地載萬物悉備莫貴於人人以天地之氣生四時之法成王冰曰天以德流地以氣化德氣相合而乃生焉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此之謂也則假以溫涼寒暑生長收藏四時運行而方成立君王眾庶盡欲全形王冰曰貴賤雖殊然其寶命一矣故好生惡死者貴賤之常情也形之疾病莫知其情留淫日深著於骨髓心私慮之余欲鍼除其疾病為之奈何王冰曰虛邪之中人微先見于色不知于身有形無形故莫知其情狀也留而不去淫衍日深邪氣集虛故著于骨髓帝矜不度故請行其鍼岐伯對曰夫鹽之味鹹者其氣令器津泄絃絕者其音嘶敗木敷者其

藥發病深者其聲噦人有此三者是謂壞府毒藥無治短鍼無取此皆絕皮傷肉血氣爭黑此言藏府經絡皆由胃氣之所資生如胃氣已敗雖毒藥無所用其功鍼石無所施其力欲寶命全形者當先養其胃氣焉夫鹽之味鹹者性本潤下如置之器中其氣上升令津泄澤于器之上如絃欲絕者其音必先嘶敗如木氣敷散其葉蚤發生此三者以興有諸內而形諸外以比噦之府壞而後發于音聲夫噦有三因如因肺氣逆而欲後出于胃者橘皮竹茹湯主之此噦之逆證也如噦而腹滿當視其前後知何部不利利之而愈者此噦之實證也如有此三者之此而其聲噦者噦之敗證也此因病深而胃府已壞雖毒藥無可治其內短鍼無可取其外此皆皮毛焦絕肌肉損傷而氣血爭爲腐敗矣黑者腐之色也○朱永年曰金匱要略云六府氣絕于外者手足寒上氣脚縮五藏氣絕于內者利不禁手足不仁此噦之壞證也所謂壞府者言

病深而五藏六府血氣皮肉俱已敗壞。

帝曰。余念其痛。心為之亂惑。反甚其病。不可更代。百姓聞之。以為殘賊。為之奈何。更代更易時月也。殘賊殘恐其死而賊害不仁也。

歧伯曰。夫人生於地。懸命於天。天地合氣。命之曰人。王冰曰。形假物成。故生于地。命惟天賦。故懸于天。德氣同歸。故謂之人也。靈樞經曰。天之在我者德。地之在我者氣。德流氣薄而生者也。然德者道之用。氣者生之母也。

人能應四時者。天地為之父母。王水曰。人能應四時和氣而養生者。天地恒畜養之。故為父母。四氣調神論曰。夫四時陰陽者。萬物之根本也。所以聖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以從其根。故與萬物浮沉于生長之門。

知萬物者。謂之天子。吳崐曰。知萬物則能參天地。贊化育。是謂天之子也。

天有陰陽。人有十二節。邪客篇曰。歲有十二月。人

有十二節。生氣通天論曰。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陰陽。天地之間。六合之內。其氣九州九竅五藏十二節。皆通乎天氣。十二節者。手足之十二大節也。盖天有陰陽寒暑以成歲。人有十二節以合手足之三陰三陽十二經脉。以應天之十二月也。天有寒暑。人有虛實。寒暑者。天之陰陽消長也。虛實者。人之陰陽消長也。能經天地陰陽之化者。不失四時。知十二節之理者。聖智不能欺也。言能經理天地陰陽之造化者。不失四時之運行。知十二經脉之理。而合于天之陰陽。惟聖智者能之。又何欺之有。能存八動之變。五勝更立。能達虛實之數者。獨出獨入。呿吟至微。秋毫在目。呿音區。○存。存心也。八動。八風之變也。五勝。五行之勝尅也。更立者。言五行之有勝制。勝則賊害。制則生化。萬物盡然。不可勝竭也。獨出獨入者。言能存心于八動五勝。明達于虛實之數。而出入

補瀉之有獨見也。呿，謂聲戶張而不合，氣之虛也。呻吟之聲，氣之實也。言其呿吟之至微，而虛實之秒毫皆在吾目矣。

帝曰：人生有形，不離陰陽，天地合氣，別爲九野，分爲四時，月有小大，日有短長，萬物並至，不可勝量，虛實呿吟，敢問其方。人稟天地陰陽之氣而生，此形是以與天地合氣而成九候。別爲九野者，以身形之支九判也。分爲四時者，左足應立春，左脅應春分，左手應立夏，膺喉頭首應夏至，右手應立秋，右脅應秋分，右足應立冬，腰尻下竅應冬至。月有小大，日有短長，言氣候之有盈虛。人與天地萬物之氣皆然，而不可勝量者。虛實呿吟者，以呿吟之至微，而知其虛實也。欲法人則地而爲鍼刺之法，敢問其方。

岐伯曰：木得金而伐，火得水而滅，土得木而達，金得火而缺，水得土而絕，萬物盡然，不可勝竭。

伯言鍼石之道。必先定五藏。備九候。而後乃存鍼。然五藏五行之氣。有相勝更立。不可不知。如木得金則伐。火得水則滅。金得火則缺。水得土則絕。此所勝之氣而為賊害也。如土得木而達。此得所勝之氣而為制化也。萬物之理皆然。而不可勝竭。故鍼有懸布天下者五。黔首共餘食。莫之知也。其世同。黔首黎民也。懸布天下者。先立鍼經以示人。而百姓止可力田以供租稅。有餘粟以供養。其于治鍼之道。莫之知也。一曰治神。神在秋毫。屬意病者。神屬勿去。知病存亡。二曰知養身。以身之虛而逢天之虛。兩虛相感。其氣至骨。入則傷五藏。故當知日之寒溫。月之虛盛。四時氣之浮沉。而調之于身。工候救之。弗能傷也。三曰知毒藥為真。毒藥所以攻邪者也。如知之不真。用之不當。則反傷其正氣矣。故帝曰。余欲弗使被毒藥。欲以微鍼通其經脈。調其血氣。四曰制砭石小大。上古之世。未有冶鑄。以砭石為鍼。故有大小。隨病所宜。黃

帝始造九鍼，以代鑱石。紹月小之則無內人之則無外益治外者。制小其疏治者制其人也。五曰知府藏血氣之診。府爲陽，藏爲陰，氣爲陽，血爲陰，人生有形，不離陰陽，之先知藏府氣血之虛實，而後可以行鍼。五法俱立，各有所先。此上古之世立其已此而各有所宜先者。今末世之制也，虛者實之，滿者泄之，此皆衆工所共知也。但知瀉有餘，補不足，此衆工之所共知。若夫法天則地，隨應而動，和之者若響，隨之者若影，道無鬼神，獨來獨往。此人以法者，必候日月星辰，四時八正之氣，隨氣應而用其鍼，是因天地之時，而調和氣血也。逆之隨之以意和之，如響應聲，如影隨形，得心應手，取效若神。而離合出入，自有獨見，不與衆聞。以徐公選日來者爲陽，往者爲陰。鬼神者，陰陽之氣也。言道在純一，而若無鬼神矣。朱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造化之迹也。

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爲神。反而歸者爲鬼。其實一物而已。

帝曰。願聞其道。岐伯曰。凡刺之眞。必先治神。眞者。眞一无妄神者。陰陽不測之謂。言刺之道。雖有陰陽虛實之分。而必先歸于治神。五藏已定。凡刺之道畢于終始。明知終始。五藏爲紀。陰陽定矣。九候已備。後乃存鍼。知胗三部九候之病脉處。而後有鍼以治之。衆脉不見。衆凶弗聞。外內相得。無以形先。九鍼篇曰。皮肉筋脉。各有所處。病各有所宜。各不同形。各以任其所宜。取五脉者死。取三脉者惟。故曰。衆脉不見。衆凶弗聞。言不可以濫取也。藏府在內。皮膚筋脉在外。外內之相應者。貴在得神。而無以形先。蓋言上守神。粗守形也。可玩往來。乃施於人。言知機之道。而後乃施于人。九鍼篇曰。粗守關。上守機。機之動。不離其空。空中之機。清淨而微。其來不可逢。其往不可追。知機之道者。不可掛

以髮不知機道叩之不發知其往來要與之期

人有虛實五虛弗近五實弗遠

五虛者五藏之精氣奪也五實者五脈之邪氣盛也夫用鍼者觀察病人之態以知精神魂魄之存亡得失之意五者已傷鍼不可以治之故曰五虛弗近邪實者急取而寫之故曰五實弗遠

至其當發間不容瞚

瞚音舜與瞬同〇刺之從有遲速知其可以行如介微間不容于瞬息也

手動若務鍼燿而勻

務用鍼亦於專一也燿光淨也勻均勻也

觀過之變

過至也靜已之意靜鍼之義以觀氣至之變

是謂冥冥莫知其形

冥冥者視之無形也言形氣榮衛之不形於外而工獨知之

見其烏烏見其稷稷從見其飛不知其誰

張介賓曰此形容用鍼之象有如此者烏烏言氣至如烏之集也稷稷言氣盛如稷稷之繁也從見其飛言氣之或往或來如烏之飛也然此皆無中之有莫知其誰

為之也。伏如橫弩起如發機。王水曰血氣之未應鍼則伏如橫弩之安靜其應鍼也。則起如機發之迅速。帝曰何如而虛何如而實。復問治虛實之法。岐伯曰刺虛者須其實刺實者須其虛。言刺虛者。須俟其氣至而實刺實者須俟其氣泄而虛。經氣已至慎守弗失深淺在志遠近若一。如臨深淵手如握虎神無營於衆物。按鍼解論云刺實須其虛者。留鍼陰氣隆至乃去鍼也。刺虛須其實者陽氣隆至鍼下熱乃去鍼也。經氣已至慎守勿失者勿變更也。淺深在志者知病之內外也。遠近如一者深淺其候等也。如臨深淵者不敢墮也。手如握虎者欲其壯也。神無營于衆物者靜志觀病人無左右視也。

八正神明論篇第二十六

黄帝問曰用鍼之服必有法則焉今何法何則服事也法方法則準則也岐伯對曰法天則地合以天光謂合天之寒暑日之寒溫月之空滿星辰之行度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凡刺之法必候日月星辰四時八正之氣氣定乃刺之候日月者謂日之寒溫月之空滿也星辰者先知二十八宿之分以紀日月之行也四時八正之氣者謂四時之氣八方之風也定安靜也氣定乃刺之者謂候其氣之安靜而刺之也是故天溫日明則人血淖液而衛氣浮故血易寫氣易行天寒日陰則人血凝泣而衛氣沉淖和也泣與濇同言天溫日明則陽氣盛人之血氣亦應之故血和潤而易寫

衛氣浮而易行。天寒日陰。則陰氣盛。故人血凝泣而衛氣沉。凝則難行。沉則不應矣。月始生。則血氣始精。衛氣始行。月郭滿。則血氣實。肌肉堅。月郭空。則肌肉減。經絡虛。衛氣去。形獨居。是以因天時而調血氣也。精純至也。月乃陰水之精。故潮汐之消長應月之盈虧。人之形體屬陰。精血屬水。故其虛實浮沉。亦應于月。是以天寒無刺。血泣而衛沉也。天溫無疑。天氣溫和。則血氣無凝滯而易行。月生無寫。恐伐其生氣也。月滿無補。恐重實也。月郭空無治。正氣虛而邪氣不去也。是謂得時而調之。因天時而調其血氣也。因天之序。盛虛之時。移光定位。正立而待之。因天氣之和日之盛滿。候日遷移。定氣所在。南面正立。待氣至而刺之。故日月生而寫。是謂藏

虛。藏，陰也。內也。謂虛其裏陰初生之血氣。月滿而補血氣揚溢，絡有留血，命曰重實。重，平聲。○月滿則血氣充于形身之外，若重補之，則絡有留血，是謂重實也。月郭空而治，是謂亂經。陰陽相錯，真邪不別，沉以留止，外虛內亂，淫邪乃起。用鍼之要，在于知調陰陽。月郭空則陰陽榮衛皆虛，正不勝邪，則邪留不去，而正氣反錯亂矣。○帝曰：星辰八正何候？岐伯曰：星辰者，所以制日月之行也。伯高曰：天有十二月，日有十二辰。子午為經，卯酉為緯。周天二十八宿，而一面七星，四七二十八星，房昴為緯，虛張為經。是故房至畢為陽，昴至心為陰，蓋其月經天，有南陸北陸之行，有朔望虛盈之度，故星辰者，所以紀日月之行，而人之榮衛亦有陰陽虛實之應也。八正者，所以候八風之虛邪以時至者也。八正者，八方之

正位也。八方之氣。以時而至。謂之八風。風從其所居
之鄉來爲實風。主生長養萬物。如月建在子。風從北
方來。冬氣之正也。月建在卯。風從東方來。春氣之正
也。月建在午。風從南方來。夏氣之正也。月建在酉。風
從西方來。秋氣之正也。如春夏之交。風從東南來。夏
秋之交。風從西南來。秋冬之交。風從西北來。春冬之
交。風從東北來。此四方四維之正氣。主生長萬物者
也。從其衝後來爲虛風。傷人者也。主殺主害。衝後來
者。從衝後之方而來。如太一居子。風從南方來。火反
衝水也。太一居卯。風從西方來。金來犯木也。故以八
方之位。以候八風之
正氣。候八節之虛邪。四時者。所以分春秋冬夏之氣
所在。以時調之也。四時之氣所在。如春氣在經脈。夏
氣在孫絡。長夏氣在肌肉。秋氣在
皮膚。冬氣在骨髓。又如正月二月。人氣在肝。三月四
月。人氣在脾。五月六月。人氣在頭。七月八月。人氣在
肺。九月十月。人氣在心。十一月十二月。人
氣在腎。此皆氣之所在。以時而調之也。八正之虛

邪而避之勿犯也。八方之虛邪，主殺主害者，謹候而避之，故聖人曰避虛邪之道，如避矢石然，邪勿能害也。○朱永年曰日避道，候太一徙居中宮之日而避之也。以身之虛而逢天之虛，兩虛相感，其氣至骨，入則傷五藏，工候救之，弗能傷也。身之虛，所氣虛也。天之虛，虛鄉之邪風也。兩虛相感，故邪氣至骨，而入傷五藏。上工謂其九候而救之，治勿能傷害其性命。故曰天忌不可不知也。天忌者，謂太一徙居中宮，乃天道所當避忌之日。太一，北極也。斗杓所指之辰，謂之月建，即氣令所主之方。如冬至四十六日，月建在北，太一居叶蟄之宮，叶蟄，坎宮也。立春四十六日，居天留，天留，艮宮也。春分四十六日居倉門，倉門，震宮也。立夏四十五日居陰洛，陰洛，巽宮也。夏至四十六日居天宮，天宮，離宮也。立秋四十六日居玄委，玄委，坤宮也。秋分四十六日居倉果，倉果，兌宮也。立冬四十五日居新洛，新洛，乾宮也。明日

復居叶蟄之宮曰冬至矣此太一一歲所居之宮也負
又太一日遊以冬至之日居叶蟄之宮數所在日從
一處至九日復反于一常如是無巳終而復始大一
移日天必應之以風雨以其日風雨則吉歲美民安
少病矣移日者如移宮之第一日也如太一從立于
中宮乃朝八風以占吉凶其日大禁者也從入中宮
日者乃九日中之第五日也其日風從南方來名曰
大弱風其傷人也內舍于心外在于脈氣主熱風從
西南方來名曰謀風其傷人也內舍于脾外在于肌
其氣主為弱風從西方來名曰剛風其傷人也內舍
于肺外在于皮膚其氣主為燥風從西北方來名曰
折風其傷人也內舍于小腸外在于手太陽脈脈絕
則溢脈閉則結不通善暴死風從北方來名曰大剛
風其傷人也內舍于腎外在于骨與肩背之膂筋其
氣主為寒也風從東北方來名曰凶風其傷人也內
舍于大腸外在于兩脇腋骨下及肢節風從東方來
名曰嬰兒風其傷人也內舍于肝外在于筋紐其氣
主為身濕風從東南方來名曰弱風其傷人也內舍

黃帝上往
古而先評
鍼經

下胃外在肌肉其氣主體重此八風皆從其虛之鄉來乃能病人三虛相搏則為暴病卒死兩實一虛病則為淋露寒熱犯其兩濕之地則為痿故曰大禁太一所在之日是為天忌言太一所在中宮之日大宜避忌此天時之不可不知也又身形之應九野左足應立春其日戊寅己丑左脇應春分其日乙卯左手應立夏其日戊辰己巳膺喉首頭應夏至其日丙午右手應立秋其日戊申己未右脇應秋分其日辛酉右足應立冬其日戊戌己亥腰尻下竅應冬至其日壬子六府膈下三藏應中州其大禁大禁太一所在日及諸戊己是謂天忌宜避鍼則此醫者之不可不知也帝曰善其法星辰者余聞之矣願聞法往古者岐伯曰法往古者先知鍼經也鍼經靈樞經也靈樞首篇黃帝問曰余子萬民養百姓而收其租稅余哀其不給而屬有疾病余欲勿使被毒藥無用砭石欲以微鍼通其經脈調其血氣先立鍼經願聞其情故曰法往古者先取法乎鍼

經也。驗于來今者。取驗于本經之論也。是以三部九候諸篇。皆補論鍼經未盡之旨。再按官鍼篇曰。用鍼者。不知年之所加。氣之盛衰。虛實之所起。不可以爲工。故不立補論處運八篇。立數萬餘言。亦詳悉靈樞之所未盡者

驗於來今者。先知日之寒溫。月之虛盛。以候氣之浮沉。而調之於身。觀其立有驗也。

驗于來今者。言鍼經之所未發明也。蓋人生于地。懸命于天。天地合氣。命之曰人。之以天合九篇。論三部九候。而各有天。各有地。各有人。以天之日月虛盈。地之經水動靜。以候氣之浮沉而之寒暑。所謂法天則地。調之于身。候日。三部九候爲之原。九鍼之論不必存矣

觀其冥冥者。言形氣榮衛之不形於外。而工獨知之。以日之寒溫。月之虛盛。四時氣之浮沉。參伍相合而調之。工常先見之。然而不形於外。故

曰觀於冥冥焉，言上工取法于天地，以知日之寒温，月之虛盈，四時氣之浮沉，與人之形氣榮衛，參伍相合而調之。是觀形氣榮衛之不形于外，而工已獨知之，故曰觀于冥冥也。通於無窮者，可以傳於後世也，承上文而言通于天地陰陽無窮之道者，可傳于後世也。是故工之所以異也，然而不形見於外，故俱不能見也，視之無形，嘗之無味，故謂冥冥，若神髣髴。此復言觀于冥冥者。不形見于外，視之無形，嘗之無味，髣髴于若神，是以粗工之不能俱見也。上工獨知之者，先以日月四時之氣。調之于身。故常先知之，是故工之所以有異也。〇虛邪者，八正之虛邪氣也，所謂虛邪者。乃八方虛邪所來之邪氣。其入于身也深。正邪者，身形若用力，汗出，腠理開，逢虛風。其中人也微，故莫知其情。莫

見其形。所謂正邪者。八方之正氣也。正氣者。正風也。從一方來。非實風。又非虛風也。其中人也淺。是以逢人之汗出。腠理開。而後入于肌腠絡脈之間。然其中人也亦微。故莫知其情。莫見其形。上工救其萌芽。必先見三部九候之氣盡調不敗而救之。故曰上工。此言虛邪之始中人也。亦起于毫毛。發于腠理。其入深。則搏于筋骨。傷人五藏。故上工救其萌芽始發。見其麗於動形。而即治之。不使有傷三部九候之氣。是為上工也。○朱永年曰。虛鄉之邪。逢人之虛。則中人也深。而入傷五藏。如人之九候盡調者。亦始傷毫毛。故當救其萌芽。勿使傷敗九候之氣。下工救其已成。救其已敗。救其已成者。言不知三部九候之相失。因病而敗之也。已成者。入傷榮衛。而病已成。已敗者。三部九候之氣。已為邪所傷。故下工救其已成者。言不知三部九候之相失者。因邪病而敗之也。此言上工救

其萌芽，不使邪傷正氣，下工救其已成，則正氣已敗，下不能及。知其所在者，知診三部九候之病脈處而治之，故曰守其門戶焉，莫知其情，而見邪形也。此言工邪之中人也，以莫知其情，莫見其形。上工知診三部九候之病脈，故能知其所在。知其所在，所下病脈處而治之，故日守其門戶焉。言守其真氣，而邪自去矣。○朱本年日。上工知診三部九候之病脈，故能見其邪形。下工不知所診，則亦莫見其形矣。○帝曰：余聞補寫，未得其意。補正寫邪，各有其法。岐伯曰：寫必用方，方者，以氣方盛也，以月方滿也，以日方溫也，以身方定也，以息方吸而內鍼，乃復候其方吸而轉鍼，乃復候其方呼而徐引鍼，故曰寫必用方，其氣而行焉。內，叶訥。○天包乎地。

員者天之象也。氣生于地。方者地之象也。蓋以天地陰陽四時之氣。合人形之虛實。而爲補寫之法。故曰員與方。非鍼也。氣方盛。月方滿。日方溫。則人之眞氣充而邪易寫也。身方定。陰陽不相錯也。息方吸而內鍼。吸入地之氣以助其氣也。故寫必用方其氣盛而行焉

補必用員。員者行也。行者移也。補必用員者。員活其氣之周行于外內也。經氣周行。則移其眞氣之營至矣。刺必中其榮。復以吸排鍼也。必中榮者。刺血脈也。排推也。候其吸而推運其鍼也。蓋寫者。候其呼出而徐引鍼以寫之。補者。候其吸入而推內以補之也。故員與方。非鍼也。方員之道。非用鍼之妙。在得氣與神也。故養神者。必知形之肥瘦。榮衛血氣之盛衰。血氣者。人之神。不可不謹養。知形之肥瘦。則知用鍼之處。柔。知血氣之盛衰。則知方員之補寫。血氣者。五藏之神氣也。能知形之肥瘦。氣之盛衰。則鍼不妄

用而神利其養矣。帝曰、妙乎哉論也。合人形於陰陽四時虛實之應、冥冥之期、其非夫子、孰能通之。然夫子數言形與神。何謂形。何謂神、願卒聞之。形謂身形神謂神氣岐伯曰。請言形、形乎形。目冥冥、問其所病、索之於經、慧然在前、按之不得。不知其情、故曰形。所謂形者觀其冥冥而知病之所在也邪氣偏口虛邪之中人也灑淅動形。正邪之中人也微先見于色。不知于身。若有若無、若亡若存、有形無形。莫知其情。故曰按之不得。不知其情。帝曰、何謂神。岐伯曰。請言神、神乎神。耳不聞。目明心開而志先、慧然獨悟。口弗能言、俱視獨見。適若昏。昭然獨明。若風吹雲。故曰神。所謂神者謂氣

凡刺論鍼行之陰陽此以人合天地

至之若神也。耳不聞者。毋聞人聲。以收其精也。目明者。觀于冥冥也。志者。心之所之也。言心開而志先慧悟也。口弗能言者。得氣之妙。不可以言語形容也。俱視獨見者。衆人之所共視。而我獨知之也。適至也。言氣至若昏。而我昭然獨明也。氣至而有效。效之信。若風之吹雲。明乎若見蒼天。刺之道畢矣。

三部九候爲之原。九鍼之論不必存也。言原。謂十二原也。蓋二原主治五藏六府之病。今法則天地。而以天地人之三部九候爲之原。則九鍼之論不必存。此言法往古者。已先知其鍼經。驗于來今者。知三部九候之道。今論三部九候之本原。則九鍼之論。不必存心而

再問

矣。

離合眞邪論篇第二十七

黃帝問曰。余聞九鍼九篇、夫子乃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篇。余盡通其意矣、此承上章而言九鍼之道備載鍼經八十一篇。余已悉會其意。經言氣之盛衰。左右傾移。以上調下。以左調右。有餘不足。補寫於滎腧。余知之矣、帝言鍼刺之大略君此而余已知之。此皆榮衛之傾移。虛實之所生。非邪氣從外入於經也。余願聞邪氣之在經也、其病人何如。之奈何、言鍼穉多論正氣之虛實。未詳言邪氣之入經[illegible]年日。邪氣入于血脈之中。眞氣與邪氣有離。合故以名篇、

岐伯對曰。夫聖人之起度數。必應於天地。故天有宿

度。地有經水。人有經脈。起度數者。論身形之有三百六十五度也。宿謂二十八宿。度。謂周天之度數。經水謂清水渭水。海水湖水。汝水澠水。淮水漯水、江水河水。濟水漳水。以合人之十二經脈。天之二十八宿。房至畢為陽。昴至心為陰。地之十二經水。海以南為陽。海以北為陰。宿度經水之相應也。上章論日月星辰四時八正之氣。以應人之榮衛氣血。此復論地之經水。以應人之經脈。斯天地合氣。而為三部九候焉。徐公還曰。身形之應天地陰陽也。身半以上為天。身半以下為地。左為陽。右為陰。背為陽。腹為陰。天地溫和則經水安靜。天寒地凍則經水凝泣。天暑地熱。則經水沸溢。卒風暴起。則經水波涌而隴起。此言人之經脈應地之經水。經水之動。隨天氣之寒溫。所謂地之九州。人之九藏。皆通天氣。隴隆同涌起貌。夫邪之入於脈也。寒則血凝泣。暑則氣淖澤。

虛邪因而入客亦如經水之得風也經之動脈其至也亦時隴起其行於脈中循循然此言邪入于[illegible]寒則血如[illegible]水之旋應者如風如經水之沸而涌也[illegible]入[illegible]邪風也經之動脈[illegible]之血之動于脈也言內外[illegible]而入客于經亦如經水之得風其至寸[illegible]之[illegible]波涌而隴起循循然序邪言邪在[illegible]亦時有時隴起而文序循行無有常處其至寸口中手也時大時小大則邪至小則平此以寸口之脈而候邪之起伏也夫邪之入于脈也如經水之得風亦時隴起故有時而脈大有時而脈小大則邪至而隴起小則邪平而不起也其行無常處在陰與陽不可為度此即以寸口之脈而候其邪之在陰在陽也蓋邪在于經夫序循行無有常處或在于陰或在于陽寸口者左右之兩脈口集寸尺而言也如邪在陽分則兩寸大而兩尺平邪在陰分則兩尺大

而兩寸平。脈止可分其在陰與陽。而不可爲度數。蓋言以寸口分其陰陽。以九候而分其度數也。

從而察之三部九候。卒然逢之。早遏其路。卽從其邪之在陰在陽而察之。則三部九候之中。卒然逢之矣。早遏其路者。知氣之所在。而守其門戶焉。○朱永年曰。神藏爲陰。形藏爲陽。知在陽分。卽從陽之諸經而察之三部之中。有獨大獨盛者。病之所在矣。知在陰分。卽從諸陰經而守之三部之中。有獨大獨盛者。病之所在矣。所從所在之處。迎而取之。則遏其行之路矣。

吸則內鍼無令氣忤。內叶訥、此以下論刺邪之法。以息方吸而內鍼。無令其氣逆也。

靜以久留無令邪布。鍼解篇曰。刺實須其虛者。留鍼陰氣隆至。乃去鍼也。故當靜以久留以候氣至。眞陰之氣至。則陽邪無能傳布矣。

吸則轉鍼以得氣爲故。蓋吸則氣入易于得氣。故復候其方吸而轉鍼。以欲其得氣故也。

候呼引鍼。呼盡乃去。大氣

皆出故命曰寫呼則氣出。故候其方呼而徐引鍼。候呼盡乃去。此則大邪之氣隨氣而出故命曰寫、徐公遐曰。風乃六氣之首。為百病之長。故曰大氣帝曰不足者補之奈何岐伯曰必先捫而循之先以手捫循其處欲令血氣循行也盡邪之所奏其正必虛故又當補其真氣之不足切而散之人以指切其穴欲其氣之行散也推而按之再以指推按其肌膚欲鍼道之流利也彈而怒之以指彈其穴。欲其直有所怒。則氣必隨之。故絡脈䐜脹如怒起也。抓而下之用法如前。然後以左手爪甲掐其正穴。而右手方下鍼也通而取之○下鍼之後必令氣通。以取其氣。外引其門以閉其神門者。氣至之門也。外引其門者。徐往徐來也。以閉其神者。閉其門戶。以致其神也呼盡內鍼靜以久留以氣至為故○呼盡則氣出。氣出內鍼。追而濟之也。故虛者可實。所

謂刺虛者。刺其去也。○徐公遲曰。故補曰隨之。隨其氣去而追之。追其陷下之陽。復隨氣而隆至。如待所貴不知日暮。靜以久留以候氣至。如待貴人不敢厭忽。其氣以至適而自護。以已同。適謂適。護愛護也。寶命全形論曰。絡氣已至。愼守勿失。此之謂也。候吸引鍼氣不得出。各在其處。推闔其門。令神氣存。大氣留止。故命曰補。候吸引鍼。則氣充于內。推闔其門。則氣固于外。神存氣留。故謂之補。九鍼篇曰。外門已閉。中氣乃實。○帝曰。候氣奈何。謂候邪氣之至。岐伯曰。夫邪去絡入於經也。舍於血脈之中。其寒溫未相得。如涌波之起也。時來時去。故不常在。邪氣由淺而深。故自絡而後入于經脈。寒溫欲相得者。眞邪未合也。故邪氣波隴而起。來去于經脈之中。而無有常處。○徐公遲曰。眞邪已合。如眞氣虛

寒。則化而爲寒。眞氣盛熱則化而爲熱。邪隨正氣所化。故曰久留未相得。故曰方其來也。

必按而止之、止而取之、方其來者，[illegible]凡伏於逢之即按而止之乃取之早遏

遏其路。無逢其衝而寫之逢迎也衝者邪盛之[illegible]也之謂也[illegible]是之氣

無擊堂堂之陣故曰方其將至[illegible]眞氣者、衛氣勿敵[illegible]伐刺其已衰[illegible]以入[illegible]氣

大虛、故曰其來不可逢此之謂也言人若衝血氣也邪盛了行則眞

氣大虛、故曰其來不可逢言邪方盛雖從氣虛而不可刺也、○餘行曰其來不可逢者、氣盛不可瀉也言

邪氣方盛雖正氣大虛而亦不可補。故曰迎而奪之恐得無虛言迎奪其邪氣恐得不反虛其正氣矣。

故曰。候邪不審。大氣已過。寫之則眞氣脫。脫則不復。邪氣復至。而病益蓄。故曰其往不可追。此之謂也。

此言發鍼之不可大遲也。大氣。風邪之氣也。候邪而不詳審其至。使邪氣已過其處。而後寫之。則反傷其真氣矣。真氣已脫。而不能再復。邪氣循序而復至。正氣已虛。則邪病益留甫而不能去。故曰其往不可追。謂邪氣已過。不可寫也。蓋言邪氣方來。不可逢迎。邪氣已過。不可追逐。不可挂以髮者。待邪之至時而發鍼寫矣。此節同承上文而言待邪之至及時而發鍼。不可差進于毫髮之間。斯可謂之寫矣。若先若後者。血氣已盡。其病不可下。言先者。邪氣之盛也。若後者。邪氣之已過也。若差之毫髮。則反傷其血氣。真氣虛。則邪病益甚而不可下。故曰知其可取如發機。不知其取如扣椎。機。弩機也。知其可取者。當其可取之時。用鍼取之。如發機之迅速。不知其取者。作鈍如椎。扣之不發。故曰、知機道者、不可挂以髮。不知機者、扣之不發。此之謂也。此甚言其

知機之妙既無逢其衝人無使其過不可遲早于毫髮之間知機之者入神也○帝曰補寫奈何夫邪氣盛則精氣奪年不因正氣而補之乎抑先攻邪氣而寫之則岐伯曰此攻邪也疾出以去盛血而復其真氣此言其宜先攻其邪存之亦宜出其鍼以去其盛滿之血則邪病自去邪病去而眞氣即復矣此邪新客溶溶未有定處也推之則前引之則止逆而刺之溫血也此下若先刺之則血不得散而邪不得出也客溶流但有邪之客各于經脈之中溶溶流轉未有定處推之則前引之則止益流動而易寫者也若逆而刺之是謂內溫血不得散氣不得出刺出其血其病立已此甚言其寫邪之妙刺出其血其病立已亦病已去而真氣即復矣○同觀子曰此節可救時下名醫之病○帝曰善然眞邪以合波隴不起候之奈何此言眞邪

之有離合也。眞氣者。所受于天與穀氣。并而充于經脈者也。虛邪者。虛鄉之風邪。賊傷人者也。邪新客于經脈之中。眞邪未合。則如波涌之起。時來時去。無有常處。如眞邪已合。而波隴不起矣。蓋邪正已合。則正氣受傷。營衛內陷。邪隨正而入作。是以經脈無波隴之象。而三部九候之脈。相失而相減矣。岐伯曰。審捫循三部九候之盛虛而調之。審者。審其病。捫者。切其脈。盛者邪氣盛。虛者正氣虛。調之者。補其正而瀉其邪也。察其左右上下相失及相減者。審其病藏以期之。左右上下。謂左右手足。臂喉頭首。腰尻以下也。邪氣入深則傷五藏。九候之脈。九藏之神氣也。藏氣又傷。是以脈氣有失。審其病在神藏形藏。而以死生期之。蓋在形藏者生。在神藏者。有生而有死期也。○朱衛公曰九候之相應也。上下若一。不得相失。減者。脈細也。不知三部者。陰陽不別。天地不分。地以候地。天以候

天人以候人。經云。用鍼之要。在于知調陰與陽。調陰與陽。精氣乃光。合形與氣。使神內藏。太天為陽。地為陰。人則參天兩地者也。故身半以上為天。身半以下為地。服陰中有陽。陽中有陰。是以上部有地。下部有天。不知三部者。陰陽不別。天地不分。以上為人。以下為地。以中為人。調之中府。中府。胃府也。蓋三部陰陽之脈。皆陽明水穀之所資生。太陰為之行氣于三陰。陽明為之行氣于三陽。陽者天氣。陰者地氣。陰氣從足上行至頭。陽氣從頭下行至足。陰陽異位。外內逆從。土者生萬物而去天地。故當調之中府。以定三部之脈焉。○徐公遠曰。是以三部之中。皆有陽明之胃氣。詳三部九候論。以定三部。

故曰刺不知三部九候病脈之處。雖有大過且至。工不能禁也。大過且至者。歲運之氣至也。蓋用鍼之道。當知三部九候。合之四時五行。加臨相勝。而各治之。不知三才之合氣。九候之變過。雖有大過之氣且至。而五治不分。邪僻內生。工

析非張曰已上三篇回則二部九候之次訊世傳甘與捉出三部九候四字從秋則夏則解六篇便論別生之要本者當分而論之合而讀之

不能禁也。○按帝問曰。平氣何如。伯曰。無過者也。蓋太過不及之歲。皆勝氣妄行。故曰大過。平氣之歲。爲無過也。

誅罰無過。命曰大惑。反亂大經。眞不可復。用實爲虛。以邪爲眞。用鍼無義。反爲氣賊。奪人正氣。以從爲逆。榮衛散亂。眞氣已失。邪獨內著。絕人長命。予人天殃。不知三部九候。故不能久長。此言不知三部九候者。不分前邪。不知虛實。不審逆從。賊害眞氣。與人夭殃。蓋用鍼之道。有如用兵。務在殺賊。不害良民。無義之兵。征伐無過。一反亂大經。

因不知合之四時五行。因加相勝。釋邪攻正。絕人長命。此言不知三部九候者。因而不知合于四時五行之道。六氣之加臨。五運之相勝。邪反釋之。正反攻之。則絕人長命矣。

邪之新客來也。未有定處。推之則前。

此節者謂導引氣藏府脈形及百病之所生皆更見于脈氣

此言脈之盈虛于內而論經脈虛實

引之則止逢而寫之其病立已再言之者言乘風邪新客未定之時即當逢而寫之愼勿使真邪之相合也

通評虛實論篇第二十八

黃帝問曰何謂虛實此承上章而復問也岐伯對曰邪氣盛則實精氣奪則虛邪氣者風寒暑濕之邪精氣者榮衛之氣也蓋邪氣有餘故邪盛則實正氣有强弱故精奪則虛奪失也或爲邪所奪也帝曰虛實何如岐伯曰氣虛者肺虛也氣逆者足寒也非其時則生當其時則死但言虛實者皆從物類始如肺主氣其類金五行之氣先虛於外而後內傷五藏蓋邪從表入裏在外之氣血骨肉先爲邪病所虛是以骨肉滑利則邪不內侵而裏亦實表氣虛則內傷五藏而裏亦

虛。此表裏之虛實也。如氣逆于上。則下虛而足寒。此上下之虛實也。如值其生旺之時則生。當其勝尅之時則死。此四時之虛實也。餘藏皆如此。夫肝主筋。其類木。心主血。其類火。脾主肉。其類土。肺主氣。其類金。腎主骨。其類水。蓋五藏之氣。外合于五行。五行之氣。歲應于四時。故皆有生旺尅勝之氣。而各有死生之分。○帝曰。何謂重實。岐伯曰。所謂重實者。言大熱病。氣熱脈滿。是謂重實。重平聲。○大熱者。邪氣盛也。氣為陽。血脈為陰。邪盛而氣血皆傷。故為重實。此論血氣之陰陽虛實也。○徐公遐曰。重實。則其中有重虛。故上文曰虛實何如。下文曰夫虛實者。帝曰。經絡俱實何如。何以治之。此論經絡之陰陽虛實也。夫膚腠氣分為陽。經絡血分為陰。脈經絡又有深淺陰陽之別。所謂陽中有陰。陰中有陽也。岐伯曰。經絡皆實。是寸脈急而尺緩也。皆當治之。邪盛于經

尺脈尺寸[illegible]之慎要[illegible]脈論論[illegible]診之篇本亂經輯篇

張兆璜曰此篇論非實者先從外而內正虛者亦先外而內如木敗者先葉落而後根枯故用膚尺之法診尺之疾先從外而內也

則寸口脈急，緩爲內熱，熱在寸絡，則尺脈緩也。故曰：皆當以鍼取之。此以寸尺而分血脈之陰陽也。滑則從，濇則逆也。滑主氣血皆盛，故爲從；濇主血氣皆少，故爲逆。○朱聖公曰：故曰者，爲陰陽血氣邪正而言也。夫虛實者，皆從其物類始，故五藏骨肉滑利，可以長久也。五行者，天地之陰陽也。五藏者，人之陰陽也。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皮肉筋骨，乃藏之外合也。金木水火土，五藏之外物也。夫邪之中人，舍于皮膚，入于肌肉，留而不去，則入于經脈，以及于筋骨。故邪之中人，先從其物類始。是以壯者之血氣盛，其肌肉滑，氣道通，營衛之行不失其常，可以長久。其人命如九藏不堅，使道不長，空外以張，數中風寒，血氣虛，脈不通，眞邪相攻，亂而相引，故不壽而盡也。○徐公遐曰：邪氣實則正氣虛。○故曰夫虛實者。○朱聖公曰：此復結首章之義。

帝曰：絡氣不足，經氣有餘，何如？不足者，精氣奪；有餘者，邪氣盛。此邪去絡

經云色脈與人之相應也如鼓應桴此為論府藏六道皆以物類論故以脈尺之寸候之膚尺之法先膚表而絡之而經故以尺膚候絡氣以尺脈氣絡脈而以寸候經謂氣之夫從下而上從外而內也

而入于經也。歧伯曰絡氣不足經氣有餘者脈口熱而尺寒也。此論經絡之氣虛實也。寒熱者尺寸之膚寒熱而應于經絡也。絡脈外連皮膚為陽主外經脈內連藏府為陰主內。經云。榮出中焦。衛出下焦。衛氣先行皮膚。先充絡脈。絡脈先盛。衛氣已平。營氣乃滿。而經脈大盛。經脈之虛實也。以氣口知之。故以尺膚候絡。而以寸候經。秋冬為逆春夏為從治主病者之從外而內問稍稍趙日氣之從內而外則行邪使邪仍從肯表而出秋冬之氣降沉。不能使邪外散。故為逆。春夏之氣生行故為從也。邪病在經。當從其經而取之。此論外因之虛實也。○帝曰經虛絡滿何如此論內因之虛實也。歧伯曰經虛絡滿者尺脈滿。脈口寒濇也。尺脈熱滿故主絡滿。脈口寒濇故主經虛。此春夏死秋冬生也。春夏之氣生長于外。氣惟外施。而根本虛脫故死。秋冬之氣收藏于

實者邪氣實
虛者正氣虛
重虛是皆不
足氣矣故曰
脈虛者不象
陰也言血脈
之脈不象脈
陰之氣有不
足之意

內苟生蓋外因之病宜神機外運內因之病宜根本實堅帝曰治此者奈何岐伯曰絡滿經虛灸陰刺陽經滿絡虛刺陰灸陽絡爲陽經爲陰刺者瀉其盛滿之氣灸者溫其陷下之陽衰不足者病而大過者亦當也〇帝曰何謂重虛此論脈氣皆虛也上節論經絡之實可頻指上虛此節論氣分之虛亦可以質岐伯曰脈氣上虛尺虛是謂重虛名附令也宗氣宗氣行于脈中衛氣行于脈外故曰脈氣谷以和日之脈可以候四而可以脈氣也上虛者寸口之脈氣虛也尺虛者脈氣虛于下也上下皆虛故曰重虛〇朱永年曰氣逆于上而足寒者上實下虛此上下皆虛故謂重虛帝曰何以治之謂何以補其虛也岐伯曰所謂氣虛者言無常也尺虛者行步恇然恇音匡〇氣者謂陽明所生之榮衛宗氣也經曰穀始入于胃

素問　卷之四　五

鍼經曰用針之類在于調氣氣積于胃以通營衛各行其道宗氣流于海其下者注于氣街其上者走于息道故厥在于足宗氣不下脈中之血凝而留止弗之火調弗能取之[illegible]

其精微者。先出于胃之兩焦。以溉五藏。別出兩行榮衛之道。其大氣之搏而不行者。積于胸中。命曰氣海。出于肺。循喉嚨。以司呼吸。足陽氣者。陽明之所生也。言無常者。宗氣虛而命言無撥續也。鍼經曰盡旁三陽之氣。令病人恇怯。恇。虛怯也。謂陽明之氣虛于上。則言語無常。陽明之氣虛于下。則令人行步恇然。蓋氣從太陰出注手陽明上行。注足陽明下行至跗上。故曰身半以上。手太陰陽明皆主之。身半以下。足太陰陽明皆主之。按帝問何以命之。而伯答以所病之因。蓋知陽氣生始之原。則知所以命矣。此詩後天之主氣也。○徐公遐曰。此註當與九候論之地以候胃中之氣註合參。

脈滿者。不象陰也。

食爲陽。血脈爲陰。陽明之生氣爲陽。少陰之精氣爲陰。蓋言以寸尺之脈。以候陽明之生氣。而不從象其陰之虛也。○朱卑公閔曰。上節以尺膚而不循脈之血脈。以寸尺之脈。而候氣分之陽。豈以皮膚候血脈。而皮以脈候氣。即曰經言尺之調尺者。不行于寸脈急。赤尺之皮膚。赤急脈緩者。尺之皮膚赤。受益陰陽虛

實之氣由藏府而達于經脈由[illegible]而[illegible]行由[illegible]皆表以尺膚之氣急之[illegible]上而候成行[illegible]之[illegible]者見循以色脈也上節以言脈在皮之部[illegible]之[illegible]候脈氣之虛實故以寸尺之脈[illegible]也[illegible]篇曰尺膚寒其脈小者少氣是尺之膚尺皆可以候氣候血迫形候之首通從無錯不可說一而論經脈心者明之

如此者、滑則生、濇則死也。

夫氣生于陽明而發原亦資生食之氣[illegible]與陽明以合陰陽相[illegible][illegible]脈則滑神以化上[illegible][illegible]情微而氣生矣故于生氣主少氣生守上[illegible][illegible]也

○帝曰、寒氣暴上、脈滿而實何如。岐伯曰、實而滑則生、實而逆則死。

此承上文之意而復問也。蓋脈氣生于胃府。而發原在于少陰。是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生氣之原。此以下復論發原之始。夫腎藏于水。[illegible]氣為寒。寒氣暴上者。水寒之氣暴上。而滿于脈也。實而滑者。得陽明之氣相和。故生。逆者、少陰之生氣已絕。故死。蓋寒氣上乘、則真氣反下逆矣。平脈篇曰、少陰脈弱而

少陰之精而虛寒則實氣上逆經曰腎氣微少精血奔氣促迫上入胸膈故脈空虛而滑也者少陰之陰

氣上盛陽明　相合也　上節論無形之水氣盛于脈中故脈滿而實下節論有形之水外溢于肌膚形壅虛下寒溢者此陰盛故宜脈虛下邪盛者生氣實故宜手足溫　中節論下節是生氣外溢

高。弱者微煩。高者脈逆。謂少陰之氣不生。而手足逆冷也。○王子方曰。水寒之氣暴上。日脈滿而實。必陰之氣暴上。而日脈實滿。陰寒之氣。皆實滿于脈。而各有意存焉。○朱聖公曰。水寒之氣暴上。則少陰之真氣不升。故先論其寒氣。而後論其真氣。後又使論其水氣也。

帝曰。脈實滿。手足寒。頭熱何如。岐伯曰。春秋則生。冬夏則死。[illegible]上生氣之如方覺而太陽之內。脈實滿者。少陰之寒氣充于外也。手足寒者。少陰之生氣虛于內也。頭熱者。于陽之氣發逆下上也。腎與膀胱。陰陽並交。成王生氣。若盛于外。則反虛于內矣。春時陽氣從上。陰氣微下。秋時陰氣從上。陽氣從下。至每二氣交相負生。故王生。冬則陰氣盡出于外。夏時陽氣表出于內。故王死。古陰陽之氣。氣不可虛脫者也。○徐公遐曰。足以聖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以從其根。○王子方曰。少陰之氣。上與陽明相合。化生榮衛。行于脈中。若煩陽之氣。盈溢于脈。則反虛其根矣。

脈浮而濇。濇而身有

少陰之生氣
上衰則水反
上節經云藏
真生病謂
少陰之生陽
不乃上故得
氣從而手足
溫者生
首言邪氣盛
則精氣奪此
則精氣虛而
水寒盛

熱者死。脈浮而濇陰甚于外[illegible]內也[illegible]而身熱
陽脫于內而旋于內[illegible]其見後之[illegible]之[illegible]氣
脫者皆為死陰非但
冬夏死而春秋可生。帝曰。其形盡滿何如。在[illegible]死實
上一節論實氣暴上。先受論其水體虛溢故其形盡滿
也。形謂皮膚肌膝上。蓋經所之[illegible]有有形之血是以[illegible]
形之氣乘之。肌膝之[illegible]之氣　岐伯曰。其形盡
足以有形之水乘之而[illegible]也
滿者。脈急大堅尺濇而不應也。[illegible]急為寒。寒水充溢
[illegible]形身。故脈急而堅
大水邪外溢則少陰之下[illegible]不升故尺濇
而不應也。素樞經曰。所堅[illegible]以濇者張也。如是者。故
從則生逆則死。夫少陰之[illegible]從下而上。合于陽明。戊
癸合而化[illegible]火土之氣。故有如是之
證者得少陰之氣仍從下
而上者生。[illegible]而下者死。帝曰。何謂從則生。逆則死。
岐伯曰。所謂從者。手足溫也。所謂逆者。手足寒也。手足

土藏之一重臣
腎而胃出巴
而達于四支
歡論腎削考
一轉語論胃
曹曰學見丛

盈者。少陰之生氣復也。生氣復則火土之氣漸旺。水寒之邪漸消。手足寒者。少陰之生氣已絕。故死。以上論生陽之氣。發原于下焦。加寒水之邪實。則真陰之氣虛。

〇帝曰。乳子而病熱。脈懸小者何如。夫病熱者。皆傷寒之類也。凡傷于寒。藏陽氣以化熱。熱雖盛不死。然陽氣生于精水之中。男子八歲。女子七歲。腎氣始實。乳子天癸未至。腎氣未盛。故帝復有此問焉。夫心主脈而資生于腎。心腎水火之氣。上下時交。腎氣不能上資于心。則心懸如病飢。而寸口之脈懸絕。小者。腎氣未盛也。

岐伯曰。手足溫則生。寒則死。伯答乳子之生。賴藉後天之氣也。四支皆稟氣于胃。故陽受氣于四末。是以手足溫者。胃氣尚盛。故生。寒則胃氣已絕。故死。夫水穀入于胃。津液各走其道。腎為水臟。受五臟之精而藏之。是先天之精氣藉後天之所資益者也。又別出兩行營衛之道。其大氣之摶而不行者。名曰宗氣。積于胸中。上出于肺。以司呼吸。是四支之原分。又受穀于胃府所生之營衛宗

上節論下焦之寒熱。此論上焦之宗氣。皆兼中焦之胃氣

上節論脈氣之虛于外。此論脈氣虛邪干內上虛脫于

氣。是以手足溫者生。寒者死。○朱永年曰。當知少陰少陽之氣。皆主手足之寒溫。故不可不審

帝曰。乳子中風熱。喘鳴肩息者。脈何如。岐伯曰。喘鳴肩息者。脈實大也。緩則生。急則死。此後論脈大可生之。大氣而亦不可為也

宗氣者。五藏六府。十二經脈之所合。故曰宗氣。肩息者。呼吸搖肩也。風熱之邪。上傷於肺。故喘鳴肩息。是風熱盛而內干于氣。宗氣故脈實大也。人脈之所以和緩者。得陽明之胃氣也。急則胃氣已絕。故死。○余公遐曰。水穀之精。雖藉先天之氣以生化。然先天之氣。又藉水穀之精以相資。是以天癸至。腎氣盛。齒髮長。筋骨堅。皆受後天之養。非但于乳子也。故後設此問焉

○帝曰。腸澼便血何如。岐伯曰。身熱則死。寒則生。上節言氣之虛實。此復論其血氣腸澼者。邪澼積于腸間而為便利也。經言陽絡傷則血外溢。血外溢則衄血。陰絡傷則血內溢。血內溢則便血。腸胃之絡傷。

外皆先陽而
而少陰虛世
于內者先少
然而陽明故
未絶曰以藏
關之
便血有絡內
而至血下白
沫在腸外而
至氣
便血上泄于
內也下白沫
氣利于下也
血泄者不宜
氣絶而身熱
氣和者不宜
血盛而脈浮
乃則從陽離

則血溢于腸外。腸外有寒汁沫與血相搏。則合并凝聚。而積成矣。是以腸澼便血者。絡之血溢也。腸澼下白沫者。腸外之寒汁沫也。腸澼下膿血者。汁沫與血相搏。并合而下者也。夫便血。陰泄于內也。發熱。陽脫于外也。本經曰。陰陽虛。腸澼死。此陰陽血氣之相離也。○朱聖公問曰。靈樞經論。悉為積聚而言也。曰。百病之生也。皆起于內傷外感。不外乎氣血陰陽。如留畜于腸外。則為五積。便痢。則為下積矣。帝曰。腸澼下白沫何如。岐伯曰。脈沉則生。脈浮則死。下計沫者陰液下注。故脈沉者為順。如脈浮是為氣下泄。脈氣上浮。此經脈相離。故為死證。帝曰。腸澼下膿血何如。岐伯曰。脈懸絕則死。滑大則生。夫血脈絡于足少陰腎。生于足陽明胃。主于手少陰心。輸于足太陰脾。懸絕者。足少陰之陰液絕也。滑大者。足少陰之生氣盛也。帝曰。腸澼之屬。身不熱。脈不懸絕何如。岐伯曰。

痰矣 腸澼下諸證 與居之氣俱 難復並下句 仍而言此節 論血氣不虛 脈于外而絕 于內

滑大者曰生。懸濇者曰死。此重中明血氣之未虛又陽明之胃氣也身不熱者陽不外脫也。脈不懸絕不下絕也而心皆陽明之生氣已脫故死。斯脈篇趺陽脈存而脈微知脾氣不足胃氣虛也懸則胃氣絕矣以藏期之。胃氣已絕則貞藏之脈見矣故當以藏期之肝至懸絕十八日死。心至懸絕九日死。肺至懸絕十二日死。腎至懸絕七日死。脾至懸絕四日死懸絕者絕與陽明之胃氣而貞藏亦息也○帝曰。癲疾何如。岐伯曰。脈搏大滑久自已。脈小堅急死不治。此論五藏之外合為病而虛實也靈樞經曰肺脈急甚為巔疾。腎脈急甚為骨巔疾。骨癲疾者顑齒諸俞分肉皆滿。而骨居汗出煩悗。嘔多沃沫。氣下泄不治。筋癲疾者。身倦攣急。嘔沫。氣下泄不治。脈癲疾者。暴仆。四支之脈皆脹而縱。嘔沫。氣泄不治。是肺合之形。腎合之骨。心合之脈。肝合之筋。為病于外。而有死生之分。脈搏大者。氣盛于外。故生。小堅急者。氣泄于

消癉五藏之精氣虛于內也癲乃陰盛于外故虛則可治實乃精虛于內故變實可治

下故死。帝曰。癲疾之脈。虛實何如。岐伯曰。虛則可治。實則死。經曰重陰則癲。蓋巔乃血實之證。故治癲疾者、寫出于血。置于巔頂之中。是以脈堅實者死、氣滑大者生。上節之大小者。論氣之虛實。此言血脈之虛實。蓋癲乃陰盛之病、故宜氣盛。而不宜血實也、

○帝曰、消癉虛實何如。岐伯曰。脈實大病久可治、脈懸小堅。病久不可治。此論五藏之內因而有虛實也、少俞曰、五藏皆柔弱者、善病消癉。消癉者。五藏之精氣皆虛。轉而為熱。熱則肌肉、故為消癉也、脈實大者。精血尚盛。故為可治。脈懸小者、精氣漸衰、故為難治。上節論五藏之外實、此論五藏之內虛、靈樞病形篇。五藏之脈微小為消癉。○朱永年曰、癲癉之病、皆日久者、各癲因久實、癉因久虛之所致也。

○帝曰、形度、骨度、脈度、筋度、何以知其度也、此言五藏之外合、各有度數、而應于四時者也。經曰、形寒

此承上節下之文舉大時少鍼石者四氣藏于內

飲食則傷府謂皮毛膚腠乃形而內合于府者也骨俞者腎之合脈者心之合肝者肝之合皆有處所俞穴之處數帝問何以知其處而刺之也

帝曰春亟治經絡夏亟治經俞秋亟治六府。冬則閉塞。閉塞者用藥而少鍼石也。

伯言五藏之氣合于四時。而刺度之各有淺深也。此急也。春氣生升。故亟取絡脈。夏取分腠。故宜治經俞。蓋經俞隱于肌腠間也。治六府者。取之于合也。胃合于三里。大腸合入于巨虛上廉。小腸合入于巨虛下廉。三焦合入于委陽。膀胱合入于委中央。膽合入于陽陵泉。蓋五藏內合于六府。六府外合于原俞。秋氣降收漸入于內。故宜取其合以治六府也。冬時之氣閉藏于內。故宜用藥而少鍼石。蓋鍼石治外。毒藥治內者也。○帝曰當作岐伯曰

○所謂少鍼石者。非癰疽之謂也

此論癰疽之虛實也言癰疽之患榮衛血氣並實皮肉筋骨皆傷。非若四時之有淺深。冬時之少鍼石也。癰疽

也如邪毒從乎刺者又從考仍認而不慣耳

不得頃時回。癰者壅也。疽者阻也。謂熱毒外壅內阻。宜即刺之。不得遲延時頃。而使邪毒之冋轉也。

癰不知所。按之不應手。乍來乍巳。刺手太陰傍三痏。與纓脈各二。痏音賄○此言癰毒之在氣分者。宜刺手太陰足陽明也。毒在氣分。故癰不知所。毒氣流傳。故脈按之不應手。而乍來乍巳也。腋內動脈。手太陰也。名曰天府。宜刺大陰動脈之旁各三痏。手太陰之主氣也。痏皆皮膚瘢痕之象。言刺在絡脈之旁皮膚之間。氣隨出而伐服微隨。如小瘢。故曰痏也。蓋皮膚谿谷之會。亦有三百六十五穴會。毒在氣分。故宜刺在皮膚之間。不刺經各道還。纓脈。結纓處兩旁之動脈。人迎穴間。乃胃氣走陽明之道路也。○四時氣篇曰。風㽷膚脹。為五十七痏。取皮膚之血者。盡取之。

掖癰大熱。刺足少陽五。刺而熱不止。刺手心主三。刺手太陰經絡者。大骨之會各三。此言癰毒之在血分

張兆璜曰：皮肉筋骨皆傷，故爲暴癰。皮傷故魄汗不盡，骨傷故胞氣不足。

者，宜刺足少陽手心主也。按經名，穹在兩肋之淵腋間，足陽明少陽之分也。經云：陽氣有餘，營氣不行，乃發爲癰。陰陽不通，兩熱相搏，乃化爲膿。膿在肉分之大熱也。厥陰之血，故從其陰合血爲之。如刺之而熱不下止者，宜刺手心主之脈，以瀉之。心主主火而上屬脈也。本輸篇曰：腋下三寸，手心主也，名曰天池，蓋宜刺此也。夫肺朝百脈，而主行營衛陰陽，若欲刺手大陰之經絡者，宜刺在大骨之會各三。謂髆骨交會之處尺澤間也。背之大俞曰谷。絡脈之滲灌諸節者也。

暴癰筋緛，隨分而痛，魄汗不盡，胞氣不足，治在經俞。緛輭同。○此言癰毒之在肉骨間者，宜刺其經俞也。

暴癰者，言毒氣更深，爲毒內暴。筋緛者，筋爲熱邪所傷也。隨分而痛者，在于分肉之處而痛，謂不腫痛于外，而隱脈痛于內也。熱毒在深，故表汗不出。骨傷髓消，故胞氣不足也。宜取經俞者，隨其所痛之處而深取之也。夫癰毒之患，或外因風寒之邪，或內因喜怒不測。五藏外合之皮肉筋骨，胃府所生之榮衛血

氣皆為邪毒盛而正氣虛，故當審其陰陽虛實以刺之也。

○腹暴滿，按之不下，取手太陽經絡者，胃之募也，少陰俞去脊椎三寸傍五，用圓利鍼。

此論中焦之虛實也。經云，胃病者腹脹滿。腹暴滿而按之不下，胃之實證也，宜取手太陽之經絡。太陽之絡，乃胃之募也。蓋小腸為受盛之府，故從手太陽以寫其胃焉。又腎者，胃之關也。關門不利，則聚水而為脹，故曰當刺足少陰之俞。手太陽之絡，名曰支正，在上腕五寸間。足少陰之俞在脊下第十四椎，兩旁各開一寸五分，故曰三寸旁也。圓利鍼者，其鋒圓且利，以取暴氣者也。或曰脊椎內旁各開三寸，名曰志室，亦足少陰之俞也。

霍亂，刺俞旁五，足陽明及上旁三。

霍亂者，胃虛邪干，胃氣虛逆也。夫陽明胃土，藉足少陰之氣以合化，故當刺少陰俞旁以補之。五者，進而上之，漸至于胃中。又及上刺陽明俞旁三。三者，先淺刺絕皮，以出陽邪，後刺深之，以出陰邪，最後極

[illegible]大十分肉之[illegible]以致氣。邪氣出[illegible]六[illegible]至則胃
氣[illegible]而[illegible]亂止八[illegible]用傷故曰[illegible]用[illegible]故
[illegible]二[illegible]分公退[illegible]以足少陰者[illegible]
刺骨三刺而至分肉[illegible]刺痺驚脈五
此篇刺五行之實也[illegible]皆髓[illegible]筋[illegible]或外[illegible]六
氣或內傷[illegible]骨或飲食生冷大驚[illegible]恐[illegible]五藏
五行故當取其五脈以合公遂門[illegible]鍼手太陰各五、
涉五行故亦作猪大[illegible]半之者[illegible]

刺經太陽五、刺手少陰經絡傷者一、足陽明一上踝

五寸刺三鍼。按九鍼之製，皆所以寫邪者也。此刺五脈之實，故首句曰鍼，曰太陰，末句曰刺，曰刺五

三鍼。謂當以鍼寫之，而不當補之也。鍼手太陰，寫金實也。鍼太陽五，寫木實也。鍼手少陰，寫火實也。鍼足

陽明，寫土實也。上踝五寸，乃足少陽光明穴。刺三鍼以寫木實。蓋藏府相連，陰陽相合，故或刺藏之經，或

寫府之絡。○朱永年曰：心肺居上為陽，故從藏，府胃脾居下為陰，故從府。蓋五脈之陰邪，宜從陽以寫出

○米聖公曰。太陽不言手足。知其爲手乎爲足乎。曰上文曰手太陰。下文曰手少陰。則其爲足也可知。若接上句而爲手太陽。則下句不必復云手矣。五判之中。曰手。曰足。曰太陽。曰足上。且細玩之。正見其經言錯綜之妙。○凡治消癉。仆擊。偏枯。痿厥。氣滿發逆。肥貴人則高粱之疾也。隔塞閉絕。上下不通。則暴憂之病也、暴厥而聾。偏塞閉不通。內氣暴薄也。不從內外中風之病。故瘦留着也。蹠跛。寒風濕之病也。此言五病之始生也。皆生于風雨寒暑。陰陽喜怒。飲食居處。大驚卒恐。則血氣分離。陰陽破散。經絡厥絕。脈道不通。陰陽相逆。衛氣稽留。經脈空虛。血氣不次。乃失其常。故有居於癲仆諸證。脈皆有表有裏。有實有虛。更實更虛。或逆或從。皆當詳審其臟腑經俞。三部九候。而亦以補瀉也。凡治消癉。五藏之內虛也。仆擊。煩痛之外實也。偏枯、

[illegible]以陽明為氣之在中分濁氣在中則為邪氣在上清氣在下矣

[illegible]痛[illegible]者邪之合氣合

邪氣之在上也。痿厥寒氣之在下也。氣滿發逆濁氣之在中也、貴人者、形樂而[illegible]重。甘肥貴人則[illegible]高粱之為。消于腸胃以致氣[illegible]而發逆也。隔塞閉絕中焦之氣不通也、上下不通[illegible]下之氣閉塞也。憂鬱也二焦不通。[illegible]鬱之所病也、是以而暴厥氣上逆、上厥不通也。偏塞閉結。厥氣上逆、下氣不通也。此內氣暴薄而為外發之不通也。如不從內之喜怒、外之中風、而多病夭者。此緣形弱氣衰、[illegible]其[illegible]消故肌肉瘦而皮膚薄著也。蹠、足也、跛、行不正而行跛也。此風寒濕邪皆能為此疾也、夫陽受風氣、陰受濕氣、傷于風者、上先受之、傷于濕者。下先受之。故陽病者。上行極而下。陰病者。下行極而上。是以蹠跛之疾。亦有因風邪之所致。蓋言邪隨氣轉而外內上下之無常也。此言百病之生。皆有虛有實。臟腑不外乎內因于七情飲食。外因于暑燥風寒。及不內外因之瘦留薄著也。○徐公遐曰。臟腑為風寒濕之病者。乃反結邪氣在上。清氣在下之義。知臟腑之有風邪。則知偏枯之亦有濕邪矣。

○黃帝曰。黃疸。暴痛

之肺爲苗指　腸胃承病傷　癲疾者心憂　之爲厥狂者　在面形痛而　反于頭痛內　之陰而及于　五藏玉如川　一九竅似之　九竅皆由此　門之所外作　腑虛不時入　以致于腸胃　味有所藏以　乘不覺云

癲疾厥狂。久逆之所生也。五藏不平。六府閉塞之所生也。頭痛耳鳴。九竅不利。腸胃之所生也。此言藏府陰陽表裏上下交相輸應者也。如黃疸者。濕熱內鬱。而色無見于外也。暴痛者。五藏之氣不平。卒然而爲痛也。癲疾厥狂。陰陽偏勝之爲病也。此皆陰陽五行之氣久逆不和之所生也。夫五藏之氣久逆而不得和平者。六府閉塞之所生也。六府不和。則九竅爲之不利。蓋藏府陰陽表裏相應。是以證見于外者。病本于內閉塞于內者。而外發爲之不通。蓋言有病之生。總不外乎表裏陰陽。因氣虛實。實者無健。虛易受癰疽瘡痤。腸胃之虛。目可也。○余公退曰。此論精虛有節氣虛者腑虛也之義。自節論邪病之從外而內。此亦言凡病之從外弘乃端曰伯。虛實皆從此類。始帝言凡病內生。占內反覆。論各有其道。此篇論血氣之出入外內。醫學之指。學者一日神之。

太陰陽明論篇第二十九

黃帝問曰。太陰陽明爲表裏。脾胃脈也。生病而異者何也。按此篇乃論脾胃部凡[illegible]血氣皆陽明胃氣之所生足太陰之脈輸轉大陰行之行氣于三陰陽明爲之行氣于三陽道于四肢施于四體足以帝問其[illegible]而伯答以陰陽順逆之道焉。

岐伯對曰。陰陽異位。更虛更實。更逆更從。或從內。或從外。所從不同。故病異名也。陰陽異位者。謂太陰居上陽明居下也。更虛更實者。謂陽逆實陰逆虛。以陽中有陰。陰中有陽也。更逆者。謂陽受于天氣。陰上地氣。陰氣至頭。陽氣至足也。更從者。謂天氣主外。地氣主內。陽受風氣。陰受濕氣也。或從內者。或內于飲食不節。起居不時。而爲腹滿飧泄之病。或從外者。或因于賊風虛邪。而爲身熱喘呼。故其病異名也。蓋言陰陽二氣。總屬陽明之

所生。一陰一陽。分而爲二陰三陽。三陰三陽。分而爲十二經脈。三部九候之中。各有天。各有地。此皆陰陽互交。上下相貫。土生萬物。而去天地者也。帝曰。願聞其異狀也。狀。形象也。謂無形之氣象。有形之形身。岐伯曰。陽者天氣也主外。陰者地氣也主內。天包乎地。故陽外而陰內。故陽道實。陰道虛。陽剛陰柔。故陽道常實。陰道常虛。繫辭曰。陰陽之義配日月。白虎通曰。日之爲言實也。常滿有節。月之爲言闕也。有滿有闕也。所以有闕何。歸功于日也。○公退曰。大陰之所以筆概于藏府者。若胃土之精也。故犯賊風虛邪者陽受之。食飲不節。起居不時者。陰受之。賊風。賊害之風。虛邪。不正之邪也。陽氣主外。故主受風邪。言邪氣之在上也。飲食勞倦則傷脾。故陰受之。言濁氣之在中也。陽受之則入六府。陰受之則入五藏。六府爲陽。故陽受之邪入六府。五藏

此節用八部字論陰陽要經旨也

為陰，故陰受之。邪入五藏，各從其類也。入六府則身熱不時臥，上為喘呼。六府者，謂陽明為之行氣下三陽，陽明病則六府之氣皆為之病矣。胃時主肉，故身熱不時臥者，謂不得以時臥也。陽明者，胃脈也。胃者六府之海，其氣亦下行，陽明逆，不得從其故道，故不得臥也。下經曰：胃不和則臥不安。此之謂也。陽明氣厥，則上行喘呼。入五藏則䐜滿閉塞，下為飧泄，久為腸澼。○偏音時。[illegible]入五藏者，謂大陰為之行[illegible]。大陰病則五藏之氣皆為之病矣。䐜，脹也。䐜音[illegible]，則脈滿。大陰為開，開折則倉廩無所輸，而為飧泄，久則為腸澼矣。故喉主天氣，咽主地氣。故者，承上文而言藏府陰陽之為病者，皆屬大陰陽明之所主也。喉乃大陰呼吸之門，主氣而屬天；咽乃陽明水穀之道路，屬胃而主地，所謂陰陽異位是也。○公退曰：陰陽異位之道，可得聞乎？曰：陰陽二氣，皆屬陽明水穀之所生。清中之清者，上出于喉，以司呼吸，所謂清陽出

風亦手足太陰陽明主上下者從之氣從腰以上者手太陰陽明主之從腰以下者足太陰陽明主之

上竅也。濁中之濁者。足太陰爲之輸稟于四支。資養十九藏。所謂清陽實四支。濁陰走五藏。故經言足太陰獨受其濁。陽明者土也。位居中央。故主地。是在藏府陰陽而言。則太陰爲陰。陽明爲陽。在天地陰陽而言。是受清者爲天。受濁者爲地。是以九候之中。陽明與足太陰主地。手太陰主天。故陽受風氣。陰受濕氣。手太陰手氣而主皮毛。故風氣乘之。身半以下。足太陰陽明皆主之。故感地之氣。故陰氣從足上行至頭。而下行循臂至指端。陽氣從手上行至頭。而下行至足。此言上者生萬物而上法天地。天氣下降。地氣上升。是以上下四旁。無處不到。藏府陰陽。十二經脈之精神氣血。皆中土之所生。陰者主陰。陽者主陽。故曰陽病者。上行極而下。陰病者。下行極而上。此言邪隨氣轉也。人之陰陽出入。隨時升降。是以陽病在上者久而隨氣下行。陰病在下者久而隨氣上逆。故

傷於風者，上先受之；傷於濕者，下先受之。上先受之者，言邪氣之中人也高，故邪氣在上也。下先受之者，言濕地氣之中人也，必從足始，故清氣在下也。

○帝曰：脾病而四支不用何也？岐伯曰：四支皆稟氣於胃，而不得至經，必因於脾，乃得稟也。胃爲陽土，脾屬陰土，陽于四支，坤之德也。今脾病不能爲胃行其津液，四支不得稟水穀氣，氣日以衰，脈道不利，筋骨肌肉皆無氣以生，故不用焉。四支者，五藏六府之經俞也。經云：人之所受氣者，穀也。穀之所注者，胃也。胃者水穀之海也。海之所行雲氣者，天下也。胃之所出血氣者，經隧也。經隧者，五藏六府之大絡也。是四支受水穀之氣者，由脾藏之轉輸。脾之轉輸，各因其藏府之經隧而受氣于陽明。是以脈道不利，則筋骨肌肉皆無氣以生養矣。

中州氣四臨，土之所生也。情象內外，藏之別合。此上篇言藏于外，從物始；此篇言陰陽從內始。

下篇十四字特列之要如三篇各有其是乎書各守體混合而論之

○帝曰。脾不主時何也。岐伯曰。脾者土也。治中央。常以四時長四藏。各十八日寄治。不得獨主於時也。春夏秋冬。肝心肺腎之所主也。土位中央。灌溉于四藏。是以四季月中。各王十八日。是四時之中。皆有土氣。而不獨主于時也。五藏之氣。各王七十二日。以成一歲。脾藏者。常著胃土之精也。土者生萬物而法天地。故上下至頭足。不得主時也。此言脾之所以長。而位于四藏者。以胃土之中州。於陽並交。雖維輪應。故能生萬物。而未則天地交泰于上下。分于四時。

○帝曰。脾與胃以膜相連耳。而能為之行其津液何也。膜。募原也。言有形之津液不能以膜相通。岐伯曰。足太陰者三陰也。其脈貫胃屬脾絡嗌。故太陰為之行氣於三陰。

但言太陰之為胃行其津液者，□□經脈之相通也。太陰者，三陰也。三陰者，至陰也。以□陰之主為之行氣于三□也。其脈貫胃屬脾，上絡□嗌，藏府□□相通，故能為胃行其津液。陽明者表也，五藏六府之海也，亦為之行氣於三陽。陽明者表陽也，為胃府，故□□以一陽亦為之行氣于三陽，如□□之行其氣於天下也。藏府各因其經而受氣於陽明，故為胃行其津液。四支不得稟水穀氣，日以益衰，陰道不利，筋骨肌肉無氣以生，故不用焉。此復言三陰三陽所以受氣于太陰陽明者也。如藏府四支受水穀之津液者，各因其經脈而通于太陰陽明也。故反覆以申明之。○長衛公曰：藏府曰四支。蓋四支之營俞，藏府之經絡也。

素問氣血八十二病始十上經通評虛實論陽明石神論上陰七二篇單論陽明之脈是故以陽明脈解篇

陽明脈解篇第三十

黃帝問曰。足陽明之脈病。惡人與火。聞木音則惕然而驚。鐘鼓不為動。聞木音而驚。何也。願聞其故。此篇論陽明乃陽熱之經。病則熱盛而狂也。陰陽繫日月論曰。寅者正月之生陽也。主左足之少陽。未者六月。主右足之少陽。卯者二月。主左足之太陽。午者五月。主右足之太陽。辰者三月。主左足之陽明。巳者四月。主右足之陽明。此兩陽合于前。故曰陽明。是陽明乃三陽合并。陽熱獨盛之經矣。夫三部九候之道。總不外于辨陰陽血氣虛實。是以通評虛實論曰。癲疾厥狂曰癲驚。癲疾者。三陰之實證也。厥狂者。二陽之熱狂也。癲驚者。陰陽五行之實邪也。是以此篇復論其陽盛之狂躁。○未承年月。五藏六府十二經脈。皆稟陽明水穀之所資生。病則陽熱盛而傳及絡矣。岐伯對曰。陽明者胃脈也

胃者土也故聞木音而驚者土惡木也陽明之脈者乃脈病也陽明之脈者乃胃之悍氣別走陽明者之氣盛則胃府之氣虛胃者土也故聞木音而驚者土惡木也帝曰善其惡火何也岐伯曰陽明主肉其脈血氣盛邪客之則熱熱甚則惡火此言三陽之氣主于皮膚肌肉之間邪客之而易于爲熱也太陽之氣主皮毛陽明之氣主肌肉少陽之氣主胸脇言三陽之氣皆主于膚腠氣分之間者也夫邪之中人始于皮毛次于肌肉以及于經脈邪在肌腠則合于陽明氣分之陽入于經脈而陽明又多血多氣是以邪客之則熱熱甚則惡火也帝曰其惡人何也岐伯曰陽明厥則喘而惋惋則惡人此言胃絡之上通于心也惋驚恐貌厥氣上逆于肺則喘逆于心則惋經言陽氣入陰陰陽相薄則恐如人將捕之蓋陽明之熱上逆于少陰陰陽相薄

此言陽氣之從肌表而逆經而藏也

虛者四支虛實者四支實蓋陰從內受而陰下臟外陽氣從四末而會于臟也

則恐而惡人也。帝曰。或喘而死者。或喘而生者何也。岐伯曰。厥逆連藏則死。連經則生。連。謂藏府經絡之相連也。蓋手太陰之脈還循胃口陽明之絡通于心。如熱邪厥逆于上。干于心肺之經而為喘惋者生。干于心肺之藏則死矣。帝曰善。病甚則棄衣而走。登高而歌。或至不食數日。踰垣上屋。所上之處。皆非其素所能也。病反能者何也。此復問其病甚而為升也。岐伯曰。四支者。諸陽之本也。陽盛則四支實。實則能登高也。經言陰者主藏。陽者主府。陽受氣于四末。陰受氣于五藏。故四支為諸陽之本。陽盛則四支實。實則能登高矣。蓋陽盛則升。四旁俱盛。故能升高。帝曰。其棄衣而走者何也。岐伯曰。熱盛於身。故棄衣欲走也。陽明之氣上逆

病故熱盛于身。身熱故棄衣而走也。傷寒論曰。陽明
病外證云何。答曰。身熱汗自出。不惡寒。反惡熱也。蓋
熱在外故
不欲衣

帝曰。其妄言罵詈。不避親踈而歌者何也。

岐伯曰。陽盛。則使人妄言罵詈。不避親踈。而不欲食。
不欲食。故妄走也。

胃絡上通于心。陽盛。則心神昏亂
故使人妄言罵詈不避親踈。如狀
絡下胃則不欲食。不欲食。故妄走。四支稟氣于胃
故也。此言熱盛于形身之外內上下。而見證之各有
不同焉。以上十一篇。論三部九候之道。各有天。各有
地。各有人。有寒熱陰陽。有藏府虛實。故曰土者。生萬
物而法天地。足以末結脾胃之陰陽並
交。雌雄輸應。而分論陽明之實證焉